



王船山



增
752
16



門 4
曾 4
752
16

讀
通
鑑
論
三
十
卷

讀通鑑論
三十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讀通鑑論目錄

- 第一卷 秦始皇
- 第二卷 漢高帝
- 第三卷 景帝
- 第四卷 昭帝
- 第五卷 成帝
- 第六卷 後漢更始
- 第七卷 明帝
- 第八卷 後漢順帝
- 第九卷 獻帝
- 第十卷 三國
- 第十一卷 晉秦始皇元年起
- 第十二卷 惠帝
- 第十三卷 東晉元帝
- 第十四卷 哀帝
- 第十五卷 宋武帝
- 第十六卷 齊高帝
- 第十七卷 梁武帝
- 第十八卷 陳高祖
- 第十九卷 梁武帝
- 第二十卷

隋文帝
第二十一卷
高宗
第二十三卷
肅宗
第二十五卷
順宗
第二十七卷
懿宗
第二十九卷
五代中

唐高祖
第二十二卷
睿宗
第二十四卷
德宗
第二十六卷
穆宗
第二十八卷
五代
第三十卷
五代下

讀通鑑論目錄

秦始皇卷一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漢高帝卷二



孔鮒以無用儲天下之用 胡亥殺兄而亡

李斯言古今人所不忍言 李斯以督責之術導諛勸淫 范增立楚王說無與於其亡 趙高

項羽重爵賞非失 為義帝發長無關大計 韓信貪功擊齊 漢王能收韓信軍 漢王速

韓信軍 漢王首封破秦之兵為無諸 兵出於易罷 斬丁公忘恩非易 留侯從赤松子游非為保身

中國夷狄之禍始韓王信之叛降 魯兩生惑於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邪說 蕭何以壯麗示威 高帝重

惠帝時曹參不得不因 漢不當聚勁兵於南北軍

文帝為謙不終 賈誼欲興禮樂宜先勸文帝以學 文帝罷衛將軍軍及太尉官合將

與相為一 審食其死漢大臣無敢請治淮南 文帝以毀譽召遺李布未足為病 賈誼之學不純與陸贄互有

低昂 文帝使民得自鑄錢不知利權宜制之自上 制錢宜重以精 淮南王長死袁盎請斬丞相御史 賈生

不當貶道以誘君 賈生論教太子尚未得立教之本 後世戮辱大臣 辱大臣為辱國 賈誼眾建諸侯而少

其力為陽子陰奪之術 賈誼議益梁淮陽二國之封其言自相背盤 徙民實邊之策非不可行 八粟拜爵免

罪計亦未失 肉刑不可復 殺人自告得減免 後世可輕於什一 文帝短喪猶有古遺意 文帝之善七國

非費謹龜錯所能測

景帝卷三

吳王濞以反為名太子謂其兵難以借人文帝任亞夫制吳亞夫請以梁李吳獲景帝其梁之心韓安國田叔負守以全仁孝富人子得為官漢初富庶自困辱商賈始

武帝

封建貢士之法不可行於郡縣之世董仲舒專以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取士淮南王安諫伐南越書挾私以計武帝汲黯不知救多欲之失在行仁義李廣程不識各得將兵之一長王恢不知漢之所以困於匈奴主父偃徐樂嚴安其初上書微言皆不悖於道徐樂瓦解土崩之說非古今成敗通軌主父偃既被親幸論事與初上書自相攻背賈誼之策行於主父偃之時荀悅三游之說等學問志節之士於儀秦劇郭之流公孫宏之詐不在布被淮南王安學老氏以自殺張湯誅伍被非酷武帝開闢遐荒為天所曠武帝深知日碑武帝徙荒民於朔方新秦邊因以實李廣名譽動人不足任將帥汲黯出守外郡屬李息攻排張湯張湯用詐而死於詐武帝誅薦樂大之丁義兒寬以儒術贊封禪劭子治河不如無治杜周留獄連連之害漢武捕盜過急史氏陰德之說壞人心風俗漢諸七科猶有重農正俗之意武帝任才而詘於道劉屈

漢昭帝卷四

日碑不受封匈奴擊烏桓非使傅介子詐誘樓蘭嚴延年劾奏霍光非能守正

宣帝

霍光立宣帝受封夏侯勝數武帝之惡為無禮魏相劾霍光於死後緩刑不如定律霍光禍朝廢乘趙廣漢以刻嚴得民譽蕭望之不肯出為左馮翊張敞釋宣帝之忌昌邑厚卹尹翁歸朱邑之死韋元成避嗣父爵趙充國以持重制夷初起充國欲以數歲勝敵漢循吏多求名偽飾春秋大不伐喪非以待夷狄

元帝

黃霸以賞誘吏為治道之靈常平流為青苗蕭望之不可大受

成帝

王莽之篡非始於杜欽黨姦元后以柔道亡漢貢禹匡衡議毀郊廟劉向憂王氏勢威言宜援近宗室谷永能言處置諸王之道張禹為子孫黨王氏谷永王氏私人而言不可廢何武請分置三公成哀之世惟王嘉為大臣

哀帝

孔光以無恥亡漢限田之法擾民廷臣倚王傅二氏李尋昌言母后不宜與政賈讓平當宜治河耿育請拊趙昭儀之惡鮑宣陳七亡七死并臚舉可任之賢元后一旦舉天下授之王氏何武舉公孫祿彭宣與董賢孔光並居台輔

平帝

王莽速移漢祚由儒術之偽王莽竊君子之道以亡嚴詡誠於偽翟義以討賊莽召號天下

五莽

劉歆附王莽被禍嚴尤諫伐匈奴非定論陳咸孫辭謝王莽存漢典章鄧暉引天文曆數令莽就臣位復漢室後漢更始卷六

更始

更始受新市平林推戴伯升不欲立更始更始受赤眉之降而亡光武拒更始更始舍雒陽而都長安

光武

更始

更始挑禍匈奴

光武

光武不逞氣矜 光武徇河北 光武待王郎盆子不用權術 殺等軼封朱鮪 卓茂敦實行遠虛名 馮衍移怨恨於妻子 光武激彭寵使遠反 光武取天下以柔道 光武鄧禹持重同而勝敗異 獎重厚之吏以撫難馭之衆 光武失馭馮異之道 漢郡吏於守義猶君臣 光武信符命 光武賜書賞融 光武在戰事不忘經術 隗囂據隘以待變 嚴光不仕非蠱之上九 來歙游說無溢詞 減省吏職非不易之法 竇融責隗囂以仁人之言 光武不聽江馮請督察三公 隗囂毒米及天下 不任將帥以宰輔 郭伋敢昌言不宜專用南陽故舊 吳漢逼成都以取敗 公孫述時蜀人士多弔詭 忠臣不和非定論 公孫述修禮樂器 梁統議殺人不宜減死 光武治盜以緩 南頓以上四世之廟不可除 使陰興受顧命 光武知西域不足為有無 馬援貪功取厭 宗均折簡收羣蠻 內徙南單于非計 張佚桓榮不足稱師儒之選 退宮進薄亂之基

明帝卷七

明帝慕祭為至孝惻隱 郡守入為三公非擇相法 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姦 事浮屠召禍 丁鴻逃爵非義 粟斛三十錢 明帝疑忌兄弟 班超之定西域不足為智勇

章帝

第五倫議棄耿恭 章帝即位聽鮑昱陳寵垂鑒明帝之明察 東京外戚之害始於明德馬后 第五倫言劉豫駟協務為嚴苦 直言極諫補外吏 廢太子慶立肇 張紆釋獲殺降 章帝柔處外戚 巡幸病天下

和帝

鄧訓保護諸胡得專力以攻迷唐 京安任隗奏令南單于反北庭為萬世長策 官寺亡漢之禍開於光武之不親大臣 黨禍始於蓋誅竇憲之宗族賓客 張酺以專家之學奏曹掾擅制漢禮 東漢不任三公之失 邊屯宜蕩佚簡易 漢儒專家相競以意說為異端 有司因日食奏遣諸王就國

安帝 廢帝附

清河王慶有伯之賢 州多張壘田競增戶口之罪 鄧后以賢后聽政十年天下大困 降光布在郡縣因

徵發而結聚入寇 魯恭之言刑有得有失 任尚為後世債帥 王莽聽民告許守令啟盜賊窺天之徑 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龐參說鄧騭從邊郡入居三輔 鄧后為鄧氏近親開邸第教學致外族強盛 西域已開不可棄 杜根逃死不投知故 薛包度已量時侍中之徵 安帝假權宦寺由鄧后之反徵 禁錮職吏子孫為亂國重典 丞相三公之分合無關得失 楊震崔瑗受鄧騭顯辟召 耿寶附王聖江京樊豐死於閹顯 後漢順帝卷八

順帝

順帝朝有君無臣 匡融言嫁娶喪葬宜儉似是實非 李固遣祝長張喬撫循九真交趾嶺外復平 梁商策中國夷狄之短長 張綱諭降賊張嬰未能弭盜

桓帝

李固兩欲立清河王蒜卒與俱斃 崔實變德教除殘為梁肉治疾 張奐卻羌豪金馬 崔琦上梁冀外戚策 桓帝倚單超等誅梁冀 桓帝用陳蕃薦徵五處士又徵安陽魏桓並不出 責官未有不亡 中人監軍自馮緄之請始 漢末兵強 仇香知不孝之陳元可化 桓帝誅中常侍侯覽等宦官益張 荀爽策出後宮采女為採本之論 黨錮諸賢誅姦邪舍本攻末

靈帝

竇武策立靈帝 盧植說竇武辭侯封 陳蕃不知竇武不可託 三互之禁為禪政 靈帝重文賦蔡邕比之博奕 趙苞之失在迎母到官 蔡邕意氣之士 橋元棄子攻賊無人心 盜賊託黃老之道以蠱天下 漢不亡於黃巾由朱雋之不納降 孫堅勸張溫誅董卓 傅燮拒趙忠可為社稷之臣 王芬謀誅諸常侍廢帝立合肥 袁隗不能止何進召董卓又依卓議廢弘農 何進謀誅宦官有七敗 蔡邕積怨宦官而就董卓 申屠蟠

獻帝

僅知幾之士 獻帝卷九

曹操孫堅討董卓時無窺竊之心 蔡邕奪四帝廟號 韓馥袁紹上大司馬劉虞尊號 袁紹不恤名義罪列於
曹操 孫堅因袁術不足為病 管甯習詩書俎豆以存道 王允不能用曹操孫策以備李郭 馬日磾趙岐為
催汜和解關東 陶謙受賊臣催汜州郡之命 漢亡於王允馬日磾趙岐 袁紹不能聽沮授迎天子以立名
先主受陶謙之命其始不正 臧洪食人之罪不可道 董承潛召曹操入朝 曹操不殺劉備為有識 勤王問
罪非可以責劉表 昭烈勸曹操速殺呂布 衛覬請置鹽官賣鹽 韓嵩詣許非奉戴漢室 先主與袁紹連兵
非倚紹攻操戴漢 袁紹恐先主誅操入許不納田豐之說 張魯免於死亡 袁紹持所據之險而亡 荀悅仲
長統立言得失 諸葛亮唯秦川兩策不可恃 孔明子敬合孫劉之好則 曹操赤壁之兵有數敗 勸劉璋拒
先主入蜀者非忠非智 張紘遺牋扶治道得失之源 荀彧拒加操九錫非忠孝詭 劉璋降先主 關羽不終
吳好 金禕等謀誅曹操 先主留羽守荊州致失吳好
三國卷十

魏徵漢宦官外戚國亡而害及士民者淺 魏九品中正亦足以收人才 先主不足當正統 諸葛之志不盡行
於先主 諸葛不能從楊禹為治有體之諫 漢魏吳以無樂殺之心得保其祚 顧雖為天子之大臣 曹丕延
司馬懿以奪魏 孫資諫曹叡應彭綺 武侯早見後主之親小人 諸葛北伐孫資主曹叡攻南鄭 祁山之師
非孔明初意 武侯任馬謖李嚴之失 諸葛恃吳敗曹休出師陳倉 魏制諸侯入繼大統不得復顧私親 魏
矯漢末標榜而流為元虛奔競 魏蜀討遼東南中皆以習士於戰 諸葛亮遺令魏延斷後 諸葛表王以自明
魏將移於司馬高堂隆陳檣言之不力 陳羣削諫草非忠 曹叡妄自祖虞復禘禮 魏劉邵作考課法 魏
主叡託司馬懿輔政而兆篡 何晏依曹爽用事 蔣琬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 魏晉以屯田平天下亦因
其時因其地 管甯能因事導人於善 晏幽廢躒由於師老莊之驕 王凌非魏之忠臣 司馬懿解魏法網無
尺寸功而肇一統 蜀漢君臣流於長養人才 史文致何晏夏侯元李豐之罪 諸葛誕稱臣於吳以討昭 誰
周作仇國論解散人心以媚魏 以賞勸言其禍烈於拒諫 後主亡蜀非由失陰平之險 馮道承王祥衣鉢

晉封同姓害愈於魏削宗室

專諫官與分諫職之得失 王肅學勝鄭氏 羊祜務德信祖逖宗澤所不逮
倭人禍甚於苛政 杜預議心畏終制 嵇紹不可任晉 范粲較管甯陶潛尤烈 晉授兵宗室卒以召禍 李
熹欲假劉淵將軍號征樹機能 荀勗議省官長於傅咸 賈充蓄姦以力阻伐吳 罷州郡兵而大亂 郭欽從
戎論為教孫升木 留齊王攸不如揭荀勗馮統之姦
惠帝卷十二

惠帝朝無可託天下之人 拓拔荷也西略諸夷三十餘國 可郡可縣之地宜經畫 張華智有餘而義不足
陸機詞翰自累 惠帝非可仕之時 江南之能早定由孫吳時未嘗以名法為治 司馬穎啟劉淵之亂由王浚
之結鮮卑 嵇紹死不得其所 琅邪王睿王遵用老莊之術 劉宏保晉 司馬越鴆惠立懷無篡心 劉宏王
尊倚江東世族以定基
懷帝

借夷狄以為釁而晉亡 石勒寇襄陽司馬越失在不奉懷帝親將 荀眺欲盡誅流民杜弼挾以作亂 劉聰困
帝維陽公卿止壽春倉垣之幸 劉琨送石勒母非愚 王遵不聽陳頤改西晉舊制 劉曜石勒不據雒陽壽春
劉殷事君幾諫為諂佞口實
愍帝

愍帝西入長安處必亡之地 陳頤正綱紀之說當自天子大臣先自儉讓始 琅邪不奉愍帝造雒陽之詔 王
浚信石勒之奉表而死於勒 元帝不任陶侃使王敦都督江湘 損聰明以延訪善言自至
東晉元帝卷十三

元帝不急於踐阼改元 寵任刁協劉隗王氏之黨益堅 劉琨託於段匹磾為所夷滅 祖逖厚遇陳川將李頭
川殺頭以降石勒 高瞻知慕容廆不終戴晉不為所用 祖逖聽石勒互市 王導私庇宗族

明帝 明帝手詔徵王敦可謂神武 王導議贈周札以文已過

成帝 庾亮引西陽王羨王導下壺溫嶠鄒整並受明帝遺詔輔政 石勒與劉曜相攻不暇應祖約於壽春 下壺可維

名教未可安社稷 劉曜撤金墉之圍 建業殘敗王導獨不聽廷議遷都 溫公論庾亮首發禍機 石勒起明

堂辟雍靈臺 慕容翰止段蘭追慕容皝 帝幸王導府拜導及其妻曹氏 張駿疏請北伐 龔壯宛曲明心其

志即父叔之志 顏含辭並 什翼健即位繁時北有眾數十萬人 蔡謨議駁止庾亮經略中原當受名教之誅

諸葛恢抗疏拒慕容皝求封燕王 劉翔說晉圖巴蜀 康帝 殷浩風流不得與謝安並論 燕慕容翰見殺於皝

穆帝 何充疑庾氏而任桓溫 劉惔恐桓溫克蜀之後專制朝廷以為憂 胡睦為晉遺民而阻再閔之戴晉 辛謚勸

再閔歸身晉朝 王羲之謂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已久 殷浩襲擊姚襄謀未為失 殷浩不能用桓溫 桓溫入

關復雖以孤軍無繼亟還 慕容恪緩攻廣固 哀帝卷十四 桓溫非真欲遷都雒陽 哀帝欲為所生服期 符堅禁富商

帝奕 慕容暉罷陰戶 孫盛書桓溫枋頭之敗 王猛非豪傑 簡文帝 慕容暉罷陰戶 孫盛書桓溫枋頭之敗 王猛非豪傑

簡文聽桓溫擁立 孝武帝 王坦之封還居攝詔 王敦桓溫垂死謀篡 謝安反經合道 除度田收租制 晉設北府兵 符堅作教武堂

教陰陽兵法 桓元之禍始於謝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諸桓 徐邈責范甯保求風政 謝安不能樹人以貽後

慕容寶以夷狄竊先王之法而亡 薛強降姚興斬其 安帝 安帝之亡國同於惠帝 舉朝不斥道子王國寶之姦王殷因而構難 魏主珪割地封爾朱氏 王凝之鬼兵禦

賊 劉牢之一人三反 劉裕未篡之先有大功 劉裕能料桓元劉牢之 桓元逼雅餒三吳以弱朝廷 王謚

以晉公輔為桓元佐命 李暠從政之訓能自求以求福 史氏以劉裕誅仲文為憾 慕容超獻樂伎於秦以求

母 劉裕抗表伐南燕不當與桓溫專擅並論 司馬國瑞兄弟奔秦 劉穆之胡藩導劉裕以逆 劉裕表請省

流寓郡縣申士斷 崔浩小慧非智 劉裕料拓拔不救姚泓 劉裕當孝武末年乘間以收人望 劉裕始欲留

長安而卒東歸 恭帝 隱士韋祖思以恭懼過甚見殺 徐廣為晉室流涕謝晦謂其小過

宋武帝卷十五 論正統者不宜升晉黜宋 劉裕真繼以弒 宋武與謝晦密謀大計 營陽王 謝晦以顧命大臣蔑視廬陵殺營陽 宋武知王華王曇首而任晦亮羨之

文帝 酋長楊威不改晉義熙年號 文帝誅羨之亮晦 親臨延賢堂聽訟 宋不能乘時攻魏 拓拔燕得用財之道

陶靖節託辭去官 崔浩折辱議之慘然沒不然 元嘉北伐無可用之將才 崔浩策宋兵形勢弱 拓拔

敗宋求和 魏舉逸民所徵皆世曹 吏民得告守令之制亂綱紀壞人心 關顯劉炳諸人存儒者之統於北方

廢罪彭城王義康 范曄儒素子謀取大位 高允以充龍有悔戒拓拔丕 何承天歷法得天 觀王元謨言

兵知其必敗 崔浩圖書存直筆 袁淑死難惜去官不早 斬斌景濬存父子之倫

孝武帝 江夏王義恭導孝武以殘忍 魏先殺太子之母 滅死罪者充卒戍邊 孝武寵近臣以間大臣 孝武削制諸

王 張公一心可事百君之說感人心壞風俗 郡縣無檀輿專殺

前廢帝

沈慶之不從廢立之謀杜門待死

明帝

明帝殺孝武二十八子因以失淮汝州郡 夏侯詳說止殷炎降夷狄 宋以金贖義陽王昶於魏 魏置僧祇佛

圖戶 蕭道成虛張魏寇以自重 魏顯祖授位於子自稱太上皇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

後廢帝

劉休範以獨夫求干天位 魏覆鞠罪人囚繫積年

順帝

袁粲劉秉素無剛決深謀

齊高帝卷十六

竟陵王良表停軍使 宋劉永未洩大讎義不足以服人 褚淵忌袁粲終喪黨逆陷榮

武帝

范曄關浮屠立論未密 魏法義賊一疋坐死 魏焚圖讖禁巫覡 魏立鄉里鄰三長 齊行糴賈亦權宜之法

李彪封事言父兄子弟繫獄被刑 魏羣臣議五德之次 竟陵推西昌侯 輔政

鬱林王

史文致鬱林王之惡 鬱林諸臣至不仁

明帝

董僧意淫超之出自寒賤武吏 史備紀拓拔宏之偽政 謝朓非陷人以自陷

東守侯

何允何點見免於王敬則東昏侯 蕭懿盡忠東昏 蕭衍於諸篡主差近正

梁武帝卷十七

齊亡有志節之士 謝朓迫於子弟不終其節 梁武抑沈約廢王亮 後世不敢傲縵紫吉粉代父 甄琛王顯

誦事趙修後附高肇殺之 梁武選學士就何允受業 魏弛鹽禁 救曹景宗敬章散 今史皆用士流不如法

簡之可久 梁修五禮賢於漢 梁武惡助逆之沈約張稷 魏永以灌壽陽梁人十餘萬漂入海 魏袁翻李崇

諸軍鎮將守令之選 梁武自知不容於聖教而就浮屠 魏史部停年格未為大夫 魏莫折念生反李苗請勒

大將堅壁勿戰 爾朱榮奉子攸入維山偉拜赦 高歡勸爾朱榮稱帝賀拔岳請殺歡 梁有可攻魏之時勢而

委雒陽於元顥 元顥為天子於雒陽兩月而死 元修畏高歡就宇文泰 元修元善見兩俱為賊 梁授何敬

容朱異以國政 梁分諸州為五品 陶宏景何敬容舍浮屠而惡元談 蘇綽六條詔書首以清心次以數化

賀琛論聽百司莫不奏事之患 梁武荒荒納侯景 梁武感於浮屠致子孫無父子兄弟之恩

簡文帝

齊命守宰設楮極殺屬請之使 宇文泰府兵非善制 大器張嶷死侯景之難

元帝

江陵失襄陽成都 梁元帝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敬帝

王僧辯屈節蕭淵明 宇文泰依周禮更定六官 臨川民周迪起兵據上塘

陳高祖卷十八

陳氏篡梁功劣曹劉罪亦較輕 王琳虛擁討賊之名 韋寶十徵不出與神放相肖

文帝

文帝既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 孫瑒始入援江陵後堅拒宇文降陳 王暉不貪寶戴之賞仍行禁運

虞寄居東山寺不屈陳寶應 于謹助宇文護弒君而為其三老

臨海王

殷不佞矯敕出安成王瑒

宣帝

周齊爭宜陽韋寶請防滄管 韋寶謠言問律耐光 宇文歲給要嚴縉紫錦練十萬毒延後世 陳助周滅

齊適以自滅 宇文邕行三年喪仍自聽軍國重務 宇文破齊鄴城能安生掃門待幸 陳遣吳明徹伐周彭城

自取覆亡 鄭譯道宇文寶殺其天性之親 宇文邕沒甫二年其大臣李德林等遠奉楊氏 尉遲迥奉趙王招

之少子非宇文氏忠臣 高頊南侵陳愚而請和隋習而班師

後主

傅縡章華小臣危言見殺以速陳亡 袁憲許善心諸子以名教自盡

隋文帝卷十九

蘇威讀孝經成平鄉原 定黃為上服之尊迄今不易 裴政定律 制左右僕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 汜泗置

倉遞運勝於漕輓 義倉名美非善政 隋文拒叛臣逆子以忠孝立教身死烏獲 蘇威仿周官置鄉正里長徒

以殃民 萬寶常斥何安上國之音 辛公議劉曠詭激飾詐 隋均田為虐民之政 職田之法不可行 楊素

殺人為事與文帝之慘毒合 文帝廢勇立廣 以仁壽宮成賞德藝初益邊糧一升已上皆斬 王伽縱囚推難

令

場帝

劉炫論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 高頊賀若弼之誅 高麗知懼隋文攻之不克 王薄等聚眾攻剽 大業之

亂 李淵以縱酒納賄自害 唐聚穀黎陽洛口諸倉 唐高祖行弔伐而偽託禪讓 劉文静 突厥 温大

雅復李密殲商辛執子嬰書 徐洪客勸李密向江都取獨夫 場帝不道見弒有死賊之人

唐高祖卷二十

高祖不遽取天下 李密斥隋為商辛子嬰後復降隋 李密降唐高祖授以光祿卿 徐世勳不獻黎陽為盜賊

之信義 蘇威必不可容 從王世充於蜀 封德彝策突厥 唐初官制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張鎮周都督

本州 建成世民之廢立 魏徵王珪不能早辭官僚

太宗

魏徵謂隋場自恃高才 太宗從封德彝言不勞百姓以養宗族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非永制 是姓放非仁

駁正當設於誰判既陳宰相方審敕旨未下之際 太宗善於論治而敦倫虧德 突厥既亡太宗命安撫西突

厥種落 魏徵淳澆之論 能受諫乃能諫人 魏徵馬周非能格君之大人 太宗用權衡縱囚 罪上封事者

計人細事 斥權萬絕請米銀 太宗以府兵弱天下 無忌等以收受茅土為幸 制嫂叔之服 終文本引黃

石公使貪說 詔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 命呂才判定陰陽雜書適以長亂 知高祖不能克家而拘於嫡

長 無忌言太子仁恕 太宗命直書六月四日事 太宗以稅征高麗困於安市 劉洎見殺非淫刑 太宗信

秘記成武氏之篡奪 救高宗親任世勳

高宗卷二十一

太宗與高宗舅無忌謀立吳王恪致恪罹禍 無忌疾奪義府之妾不密不決致禍 高宗偶怒武氏上言儀不能

持重漸導 高宗見脅悍婦內不能忍 五品以上同御史往遼州注擬 遣使賑飢且亟察有司之廉能 李世

勸為妙一念之仁 魏元同改銓選為辟召實不可行

中宗

武氏能廢中宗由高宗無可託之大臣 李敬業非討武氏之人 裴炎請武后歸政被殺 府兵不置監軍

狄梁公仕武氏以正自處 陳子昂諫開道雅州擊蕃 陳子昂非但文士之選 武氏廷試貢士市私恩 上表

請改唐為周者六萬人 武攸緒非隱逸不可曲貸 狄梁公薦張柬之敬暉 崔神慶請召太子用手教王契

中宗君臣不得加刃於武氏 武氏遷居上陽姚元之流涕嗚咽 張柬之不誅諸武 李日知魏元忠諸人願節

韋氏 武韋之世無黨禍 臨淄王誅韋氏不啟相王

睿宗卷二十二

韋湊請奪太子重俊謚 蘇頌終制 姚宋不早誅置懷自徒請安置公主 李景伯盧備言既遣御史按察十道

可罷置都督

元宗

楊相如疏言法貴簡而能禁 張九齡言淺中弱植之徒有才無恥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清而不激 崔日知因

李傑之糾反構深罪 勅鄭元仙舟為道士 放姜皎歸田 發糶太府及府縣粟餼民間懸錢銷毀 制五服

並依喪服傳文 流裴虛己於新州而貸岐王 京外官各舉縣令未可據以為法 張說平麟州秦罷邊兵二十

萬人 張說議大臣不可答辱而曰行及我輩 敕州縣安集逃人 裴耀卿漕運可法萬世 貢舉改授禮部

李林甫譖殺太子瑛及二王為壽王地 置備邊十節度使強枝弱幹 開元之治不終 崔昌請求殷周漢後為

三恪 安祿山之亂官軍所募義勇凡數十萬人 散積於州得理財之道 天子出奔避寇亂不至亡

肅宗卷二十三

裴杜貧功勸肅宗自立 李長源辭相為唐室興亡大幾 第五琦取資江淮害延千載 李長源制治未亂 肅

宗欲疾建收京之功請援回紇 建甯不宜惡張良娣 肅宗請就東宮豈惡不可道 張巡食人非仁 力不足

制史思明受降致亂 節度使死遣中使察軍中所欲立 郭汾陽聞與道合非李光弼智勇所能及 肅宗應

疾而冥頑

代宗

流殺來瑒當在其違命之日 楊綰欲復孝康之舉終不可行 唐廷惟一博士程元振之姦 過任僕固懷恩

致其叛逆 廣德戶口凋耗非盡由死亡 第五琦行什一中正之法民多流亡 郭汾陽之見回紇以死為道

代宗以老氏深機驕縱藩鎮不可復制 李長源避元載不歸衡山 代宗君臣不能察朱泚之姦終失河北 楊

綰行法於可行之日

德宗卷二十四

德宗初政過驟不克有終 唐威福已下移沈既濟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 令狐峒稱代宗遺詔止厚葬 楊炎

兩稅基後世之賦役虐民 論劉晏者不得以其理財為小人 劉晏權鹽之法百王莫易 天下復亂非由不許

李惟岳嗣位 諸叛窮蹙乞降授以節鉞 德宗空國以與希烈爭 顏魯公責盧杞以孝 樊系死名節已虧之

後 德宗好與人違盧杞以孤立離姦 德宗不亡天下非僅由罪己一詔 陸敬輿修辭立誠再安唐室 盜賊

以利餌眾 以爵代賞適以長亂 陸敬輿言後智彌精失道彌遠 德宗謂姜公輔指朕過以求名 陸敬輿以

吐蕃歸國為慶 敬輿不條陳進取規畫戒德宗以中制 唐之安西北庭不可棄 李鄴侯赴關後敬輿寂無建

白 以中官統神策軍 鄴侯入抱暉軍中拒賓佐屏人白事 李懷德殺主假以旌節 李懷光既誅陸敬輿不

欲乘勝討淮西 德宗疑李晟以夙忿攻張延賞 旬勸墨吏所科斂盡納於上 鄴侯以小舟之詩悟德宗 鄴

侯言君相造命 鄴侯將卒不罵敬輿自代 京兆邊鎮和羅非立國令圖 召募屯田勝府兵番戍 綢繒縹布

今仍輸本色事理未允 敬輿論稅限迫促 德宗好疑而信諛

順宗卷二十五

史氏過貶韋執誼等

憲宗

德宗啟殞日發母沈太后之喪 黃裳元衡乘時討劉闢李錡 制科取士得元白 元稹欲使諫官各獻其謀 憲宗極密之設不可廢 直言極諫科登進浮薄 盧坦不抑飢歲穀價 李絳請釋囚冀困申蔡 譚忠游說持 兩端禍及天下 李絳屢折吉甫啟朋黨之爭 李絳能致口與之效悃 神策軍割隸本鎮不如使隸兵部 李絳用親故 環攻淮蔡四年始克 裴晉公同平章事請私見客 裴公歷事暗主終留不去 韓愈諫佛骨表 不足以衛道 憲宗見弒陳宏志非戎首

穆宗卷二十六

敬宗

河北樂為盜賊 賁恩怨 賈朱克融張宏靖史憲誠三板裝中立可去不去 穆宗之世賢童進退

文宗

元和以後大臣有門戶無天子 朋黨慘烈離合 文宗思討宦豎非制注申錫無可倚任 牛李維州之辨 宣 出除鄭覃御史大夫 唐初制十六衛猶勝府兵 李石鄭覃受宰相之命於中尉以安社稷 楊嗣復託宦官諷 用李宗閔

武宗

李德裕賂遺楊欽義 仇士良等以至柔之道廢繫中主 李德裕決討劉稹先許鎮魏傳襲 楊弁納賄中使 誅背劉稹之郭誼非殺降不信 李德裕奏罷宦者監軍 禁浮屠宜使與巫者等

宣宗

宣宗猜忌李德裕由中尉先入之言 馬植首道宣宗苛刻 白居易為元稹死堂李德裕引用其弟 宰相 不可無權 宣宗懷疑致禍更甚德宗 大中六年民起為 司虐害 宣宗欲除宦官韋澳謂外廷不可與

諫

宣宗之世賢智皆全身遠害不為國用 東南稱亂由觀察使之殘民

諫宗卷二十七

召沙陀

諫臣殺身以伸道

有司徵已闕之稅以奉工 命天下鄉村各置刀兵而盜益橫 唐不亡於羣盜而亡於沙陀 富貴之徒情欲得 而才亦窮 武臣養寇奉上由上之不能先喻以義 李克用陰謀亡唐 鄭畋遠望長安而成效毀 克用未溫 寇唐皆由王鐸之假借 士大夫盡忠愛國之民以警君致盡遭屠割之慘 社稷不存以能保民者為重

昭宗

衰世妖風所襲夫人精魄 為偽以欺天下鬼神弗敢 朱溫務構天下之亂而已亦速亡 智者非扶機取捷俾

勝亂世

楊行密驅高勳通商道江淮富庶 昭宗合眾諸王於孤城一敗而殞 王建絕境南詔之淺蠻羣 輟服 朱溫克用不能為善 克用自保晉陽訓兵勸農以待變 王搏進言似陸敬輿而非其等倫 韓偓

死道以抗羣凶

僖宗以來求入相者樂以身試禍 昭宗求救李王楊三鎮

昭宣帝

朱溫所沈非清流 羅紹威聽朱溫計抗殺牙兵以弱魏博 丁會受朱溫舉拔而不忍戴賊

五代卷二十八

五代不足稱代

御戎狄難言信義 羅隱梁震馮涓能自伸其志 嚴可求不懼張顛凶威 高郁說馮殷以茶 易繼續戰馬 朱溫不能撫綏魏博以北臨鎮定幽燕 孫鶴諫劉守光稱帝 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 馮道拔 小慧以賣主 朱溫易於勸絕 善謀之名不可有 韓延徽拘留契丹貽毒中國 劉巖擁海曲一隅自號為帝 王建以樞密使授士人可師後世 丁稅悉輸穀帛惟可行於割裂之小國 據江淮之楊行密徐溫先後取兵

息民 楊廷式按縣令受贓請先械繫取材轉獻之張崇 張承業非忠於唐 相輕則君不重 李存勖 知詰
冒號李唐 存勖用兵如響信 存勖量不足以持勝

卷二十九

全之計適以自滅 崇禎滅蜀皆實充庭而以說死 李嗣源 嗣源迫於石敬瑭以愚
而受大惡 嗣源諸使 史以下不得負奉 趙鳳諫止召術者 王環存 不足懼之說為王安石作備

劉錡農器按敵收錢 嗣源託國安重誨

李彞超抵盜術以強固其國 馮道勸進篡賊苦慮導以事當務實 李從珂使殿密謀故瑋連反 劉知遠勸
破瑋反為己先驅 桑維翰請事契丹為萬世人 維翰貪可賤不足貴之宰相

五代下卷三十

石敬瑭戴契丹為君父 黃諷決死直諫而不肯投杖 劉知遠用子罕專宋之故智 李昇彼民安吾民亦安之
言幾於道 江南按田定稅 石氏之亡在桑維翰不在景延廣 劉知遠持重待變 劉知遠安集自保之民賢

於散兵 沙陀劉氏無親賢之助 郭氏殺大臣而速亡 郭氏毀宮中寶器可正人心端好尚 郭氏禁車舟運
糶淮南 有法勝於無法 郭氏立異姓為後 郭氏誅敗功臣不可罪以直臨韓彭 江南遣專使為民害 周

主威遺命以紙衣瓦棺為斂 馮道欲賣周主力阻親征 周主罷巡檢使臣以治盜專責節鎮州縣 王朴畫策
急幽燕而緩河東 周主裁損寺院僧尼 周主立二稅徵服 孫威奉使屈己以請命 竇儼論相 周主伐江

南志在契丹

讀通鑑論卷一

船山遺書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
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
推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
於草野之固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彊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
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
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溢也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
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利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
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雖聖人其能
違哉選舉之不慎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
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
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
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
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
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為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聖人未可為郡縣咎也若夫
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已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
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為無用之學知書者為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為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

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為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凡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為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東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善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莫不可穀而安用卜為莊周存亂世而欲為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非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

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終况乎建文之變而憐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足其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記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為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言不敢自之而遠屠尊以為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守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淫絕諫爭之辯榮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概賢不肯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思斯之心其固以為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即始皇之驕悍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為戾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災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夫不可畏而亦何必於夫也前所以

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夫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豈得乎天下無必死之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為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師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眾怒之不可犯眾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為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下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術而不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諍爭絕桎梏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遊驕樂可憂事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為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沈瀆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况令狐絢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為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靦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為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不懷王念此至恣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已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為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憤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為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為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聞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况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為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

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編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成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刺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
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神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
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聖人且難之况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
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飲食高之肉而履處
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况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
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齏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徵倖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
熟於計者未有謂為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請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
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為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袂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
辭也舍提躬慎微而求馭之術不隨其阱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有襟陽遠斬獄據曹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
於吏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據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
之法愈密利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章飾以免罪苦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據吏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
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窺見知故縱蔓延相連而上下
相倚以匿姦閭位之主竊非分而夢寢不安藉是以箱天下而為天下之所指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
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為也寬斯嚴簡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讀通鑑論卷二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為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已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角鉅墨之愚
後世開劫之英君皆席以為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俗人汗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掃皆我
之掃也則據之以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筆而
之於南畿嗚呼蒼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赫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貨
而已矣禍切剝林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為盜竄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
及此樊噲曰將欲為富家翁邪英達之君而見不及會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畧乎
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至治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畧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
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庭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
周有大賚敬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費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
之請尚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利傲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為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畧且以不
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
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
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歎也羽不惜屈已以下人而斬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
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為君而亟予之地土人民以
恣其所欲為管蔡之親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為天子君臣相賀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
居矣抑信之為此言也欲以脇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即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且窺見其
心貨以讐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

王船山經史論

讀通鑑論卷二

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固不可
以是心而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矣必踐姑許之言而襲天之景
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項瑣姻亞踞驢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敵雖然亦有餘爾羽以
詐與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眾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愆害者以已度人而
疑人之伎已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為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已且為
懷王已且為宋義端端惻惻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為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
兄弟也追而迫之劉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慮求援而終以
孤立非利印不與者甚已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疾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取正義以行乎
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
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為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為可錄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
矣為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名也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董公說高帝為
義帝發喪為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偽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勤也如其勤之勤其不敢不感之
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為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
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越之敗幾死幾亡而縞素之名不能為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讐之名無當
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為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羊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項
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
為天下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已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
嫌以背約不王已於秦為首則董公之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為君子者日言心而以
名為心日言義而以名為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為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啞而強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

於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為秦非其世臣非其遺賢抑何必戴楚以為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
氏之義以為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諸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為唐而唐之季昇不知其為誰氏之子也
名為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為義而亦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
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攬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貪功之人乎鄭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紆項羽右臂之捷絕矣黥布盜也一
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况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啟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
而黥生烹歷下之軍蹀血盈野諸田足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
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已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莫楚勢而保齊豈
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
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維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瀟
散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蜂蟻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維水之上然則
貪功而毒人亦自難其項領而速之斯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
用人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釁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覆齊之兵而項王大懼使人不黜而
能定天下未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
之所以不可及也欲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
聽榮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為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之終為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
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已無怨無疑何所斬而生其伎甚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
以防之項王一印之利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
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

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即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大敵已平信且擁強兵也何為故無所挾以為名而抗不聽命既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莫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歛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為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為天下彘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下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尚欲因陳豨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尚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虜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美吹齋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

漢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畧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為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為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遺遺得尚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况蕭何陳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歸罷之易而歸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起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遣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為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為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為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矣惠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平為之所國不然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

源而徐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畧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以其術也奉義為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思為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為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為可殺而必殺之哉當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已而不以為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驚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為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哀怨以為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為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即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則義為賊仁之斧而利之罔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為名為利而背其天良之大惡也

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為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為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知其志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為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白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履以全身哉抑唯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終始不悖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為佞也曹操之篡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終始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天未亡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闖入匈奴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為漢和而陰自為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邪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賊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彊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剽內地者也飢鷹獠犬不畜之樊園

而軼之颺飛走之地莫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為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抑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邪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恤此敬愛之心不容昧焉且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決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根本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駕甫脫而息貫革之射修禮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命受己未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苛嚴漢初之簡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處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頹靡而之於泯亡矣唯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圖則德色久而許語姑亦誰與震動容與其天良而使無背死不葬捐傷不恤也哉衛輒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定高帝非輒比也輒可輒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刺謬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謂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序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蒼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創者不爽其大綱而後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嫻於習而物之給於用邪故兩生者非不知權也不知本也
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游士之屢集於公卿之門非其必能貴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其必能富之也釋老之宮飾金碧而秦笙鐘媚者匍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

也壯麗動之耳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驚而我其異志抑何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見民情之所自戢而納之於信順已奏九成於國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即其款動之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耀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退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慊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榮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知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廷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蕭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
國無貴人不足以與國無富人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貧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貴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高帝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賈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輝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懦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不靡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世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未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婁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遷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為彊本而弱末似矣這女嫁匈奴生子必為太子諭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為用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言遠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敬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強者因其地也諸田非勃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強屈昭景非雲夢澤數之資不足以強世家非姻亞之戚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屬不足以強棄其田里違其宗黨奪其所便拂其所習羈旅寓食於關中土著之間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斂沮喪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強以為國強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尚可使也舍其瘠土而移其贏俗可使強也豪傑大族推折凋殘而日以衰駭失業怨咨之民於輦轂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戢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為虐甚

矣囚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於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粗而不以為辱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婦於胡者多矣胡雖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駭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姦之具因以屈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違臣中國哉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將執置喙而徒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陳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視屬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而不覺覺而匿不以聞不為之備不亟求援則其誅勿赦也無疑寇自外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壓境備而不給待援不至其有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不損於國而無恨於人陳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

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汙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恃也留侯四結之屬為之羽翼而詭隨者懼高帝而不敢競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諛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體也可使如此上有民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強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愚未有不待獎而成者也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為哉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為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如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參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時乃欲矯革創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寧而亂即於此起易於益之初曰利用為大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風淫於上而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飭大法正大經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質焉有文焉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

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而相因以益其末文也高帝之時不可待也而兩生之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者無藉也而銅人心風俗於簡畧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者且進也不足以有為矣此高帝不風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茲而母后悍權姦張內難且作更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指創制顯庸為蠱毒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為戒其弊也詩書道地俗學苟容人心趨靡藥倫日數漸漬以溢流為偷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學死而讀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賈董臧絳以存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養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也時也前此而為高帝當敦其質後此而為文景必致其文時也兩生傲而不出文景讓而不違違乎時違乎道矣

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勁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強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為競王室鞏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為昭我而可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宮以遂其狂逞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梁何進與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脇天子者蹂血相仍即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清議於法宮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衛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擊之矣周勃得而威竇武倦失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董毅者故撲二張諸武如縛雞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關而旋踵以平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廢主弒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撰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却闕而天下以移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

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棄略而欲以倚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牙右戟遙震遐方而使警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威愈遠遠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挾以爭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失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震宵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糜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亡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文帝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為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甯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患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表蓋與俱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窺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揖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豐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諛間此之謂不信益之險諛推刃疊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亦有姦不如姦者淺而躁福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即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盜類而害與姦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君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故搗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卹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殫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為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有終故讓誠也任亦誠也堯為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丹朱與禹之授啟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也皆誠也舜受於堯啟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為柄而搗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始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填壓天下之心而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无不黃老之術離誠而用偽久矣取其鳴謙之辭驗其侵伐之人心跡違初終質抑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有司請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父

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為者而以觀其後吳濞楚茂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謀取灰於天下而不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翁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而欲動其妄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於侵伐而天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爭之兵革之萌銷於心而機不復作則或任焉而無所用謙或讓焉而固誠也非有偽而託於鳴者也何侵伐之利哉

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斯其時矣魯兩生百年而後興之說謬矣雖然抑豈如誼之請遠興之而遂足以興邪武帝固興之矣唐元宗欲興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興之矣文帝從誼之請而一旦有事於制作不保其無以異於彼也於是而興與不興文錯以周喪禮樂而先王中和之極遂斬於中夏夫誼而誠欲興也當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賢道之以中和之德正之於非僻之萌養之以學問之功廣之以仁義之化使涵泳於義理之深則天時之不可逆而正胡必改人事之不可簡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可數而禮樂之必興怵惕而不安於其心若倦於游而思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髣髴於耳目之間而迫欲遇之則以文從質以事從心審律呂於銖累之間攷登降於周旋之際一出其性之所安學之所裕以筆故而鼎新不待歷歲年而燦然明備矣誼之不勸以學而勸以事則亦詔相工瞽之末節方且行焉而跛倚聞焉而倦卧情文不相生焉足以興故文帝之謙讓誠有歉於此也固帝反求而不容自誣者也禮樂不待興於百年抑不可遽興於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或曰成王幼冲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禮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非成王之能也迨其後成王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漸誼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帝以黃元之心行中和之矩範自顧其不類而思去之又奚能以終日乎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冗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為三代文武同室之遺制與抑論之罷衛軍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罷兵以為威假待之以為威則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合將相於一而即相以將則固不可灌嬰者可將者也非

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者有二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師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然者何也列國無議禮制度攷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愛陰陽與教化叙刑賞之任而其為帥也亦鄰國之不輯相過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遺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蓋相可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為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以專征討酌以做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為節宣斯得之與閣臣督師而天下速驚嗚呼殆矣夫

審食其之死文帝傷淮南王長之志赦而弗治亦未為失也漢廷之大臣無有敢請治之者國無人矣張釋之為廷尉雖在食其已死之後而追請正刑侯離子之刑抑非事遠而不可問姑布其直於太子梁王之行馳道而緘口於淮南則其直也蓋見可知難之直畏強禦而行於所可伸者也天子諶於情而廷臣挫於勢故其後王安欲反而謂漢廷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其啟侮於諸侯久矣張釋之其尤乎以一人之譽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毀而遣季布天下將窺其淺深雖然何病人主威福之大權豈以天下莫能窺為不測哉布之倅倅於罷去而仰詔人主以取快其不足以為御史大夫明矣使酒難近之實自露而不可掩矣文帝之失輕於召布也非輕於罷布也慎用大臣而不吝於改過聞人之言遲之一月而察其非誣默然良久而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所以養臣子之恥也非慚也如其慚抑以輕於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賈誼陸贄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贄與軾自以為類也人之稱之者亦以為類也贄蓋希誼矣而不能為誼然有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贄矣而不能為贄況乎其猶欲布誼也奚以明其然邪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俗贄弗逮焉而不但此傳梁懷王王墮馬斃誼不食死贄弗能也所以知其不能者與實參為難之情勝於憂國也願誼之為學猶而不純幾與贄等而任智任法思以制囚奴制諸侯其三表五餌之術嬰推之巧也其削吳楚而

益齊私所親而不慮貽他日莫大之憂是樞妾之智也贄之所勿道也故輔少主嬰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其貞者贄不如誼而出入紛錯之中調御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誼不如贄是何也誼年少情盈之氣未履艱屯而性之貞者略恒疏則本有餘而末不足斯誼與贄輕重之衡有相侷昂者矣若夫軾者惡足以誦誼二子乎酒肉也佚游也情奪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志役於離蠶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熒天下而離其能習於其父儀秦軾斯之邪說遂欲以攬天下而生事於平康之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誼矣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贄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予矣俄而取道於罍罍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誼之所不屑抑贄之所不屑也終灌之非誼曰擅權紛亂於誼誼為誼於軾允當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於誼與贄之閒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醇正學凌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幾為咎首然則世無所求於己已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贊且不能而軾之淫邪也勿論已故抗言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惟贊也能因事納忠則明君所衝勒而使馳驅者也

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固自以為利民也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蓋富者益以富樸貧者益以貧多其錢以斂布帛救粟紓漆魚鹽果椒居贏以持貧民之緩急而貧者何弗日以貧邪耕而食桑疇而衣浣池而魚鼈園宰而牛豕伐木藝竹而材資者力以致之而獲無幾富者雖多其隸傭而什取其六七焉以視鑄錢之利相千萬而無算即或貸力於貧民而雇值之資亦僅耳抑且仰求而後可分其波潤焉是驅人聽豪右之役也故先王以虞衡司山澤之產而節之使不敢溢於取盈非吝天地之產限人巧而使為上私利也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於毫強而可云公也推此義也鹽之聽民自煮茶之聽民自採而上勿問焉亦名美而實大為美裨於天下或曰盜可詭得者也茶之利猶夫耕之粟而奚為不可曰古之耕也以助今之耕也以貢助以百畝為經貢以百口為率法地於兼井而仍存其故茶之於民也非賴以生如粟也制於粟而不制於茶即有斷山之勞而亦均

於逐末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先王不以為苛惡在一王之土食地之力可任狡民之舍稼穡以多所營而不為之
裁制邪抑末以勸耕獎樸而禁煮海種山之不可聽民自擅而況錢之利生收逸獲以長豪黠而奔走貧民為國
奪靈者乎金銀鉛錫之礦其利倍蓰於鑄錢而為爭奪之釁端乃或為之說曰聽民之自採以利民再兵收殺而不
為禁人亦何樂乎有君

鑄錢輕重之準以何為利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而利莫有外焉矣如以利則榆莢錢纒高矣穀雜鉛錫者尚矣
然而行未久而日賤速敝壞而不可以藏故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且夫五穀絲茅材木魚鹽蔬果之可為利以
利於人之生而貴之也金玉珠寶之僅見而受美於天也故先王取之以權萬物之聚散然亦曰以是為質可以致
厚生之利而通之非果以為質而人弗得不寶也然既僅有僅見而因天地自然之質也銅者天地之產繁有而人
習賤之者也自人制之範以為錢遂與金玉珠寶爭貴而制粟帛材蔬之生死然且不精不重則何弗速敝壞而為
天下之所輕其唯重以精乎則天物不替而人功不偷猶可以久其利於天下故長國家者知天人輕重之故而勿
務一時說得之獲一錢之費以八九之物力人功成之利亦未有既也即使一錢之費如一錢焉而無用之銅化為
有用通計初終而多其貨於人間以饒益生民而利國國之利亦溥矣一錢之費用十之八九則盜鑄無利而止錢
一出於上而則聽命於上之發敏與萬物互相通以出入而有國者終享其利故曰不以利言而利莫有外也則五
銖之輕不如開元之重穀雜鉛錫不如金背漆背之精通計之而登耗盈虛之數見非淺人所易知也以苟且偷俗
之情與天地之德產爭美利未有能勝者也

淮南王長反形已具丞相御史奏當棄市正也所謂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者也文帝赦而從之與蔡叔郭鄰之罰等
臣子法伸而天子之恩紀不斬長憤恚不食而死怙終賊刑免於討足矣矣豈請斬丞相御史憐人之心不可窮詰
有如此者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諸侯而背天子挾助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憎妒大臣之軋已而
欲因事驅逐以立威於廷而攘人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殺弟之名置益不謹而參用其說益之無憚以逞面欺景帝
追罷錯而陶之死終執兩端於吳漢交市而言之不衷也顯矣益故俠也俠者之心故不可致詰者也有天下而聽任

俠人其能不亂者鮮矣

嗚呼自漢以後治之不及也亦有自矣太甲高宗成王之姿非必其軼文帝而上之然而伊尹之訓傳說之命周公之
告曰無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性以亂民曰其所無逸未嘗暇道以誘之易從也豈其如賈生之言曰使為治勞
志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欲立經陳紀為萬世法斯其為言去李斯之言也無幾何也以法
術制天下而怙以恬嬉則其法雖異於秦之法而無本以立威於末勞天下而以自豫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
可徒以法治而術制焉裁其衣服而風俗即壹修其文辭而廉恥即敦削奪諸侯而政即咸統於上則夏商法在而
桀紂又何以亡夫文帝而幸非縱偷欲樂之主也其未免於田獵鐘之樂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
乃心浸灌以道義之腴建中和而興王道諸侯矣而不服風俗矣而不移廉恥矣而不崇而先導朕以冀離其說文
帝幸不為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誼雖欲自異於李斯也不能乃後世或猶稱之曰善誘其君以興治下惡得有臣上
惡得有君哉

賈生之論教太子本論也雖然尤有本焉士庶之子杯酒之耽博奕之好奪其欲而教之且及昏曰夫子未出於正
矣况天子之子淫聲曼色交於前婦人宦寺雖於側欲有與導淫有與宣為君父者忘志慮之勞憚身體之苦遂鐘
鼓馳驅之樂徒設嚴師以閉之於步履拜揖之間使其聽也一偶人之威儀耳成帝穆穆皇皇而淫荒以滋亂况其
聞風志蕩徒怨君父之我奪而思快於一旦乎成王幼而武王崩無所取儀型也則周公詠幽風陳王業之艱難作
無逸舉前王之乾惕立一文武以為之鵠亦惟文武之果可以為鵠而後周公非徒設以冀其觀感如其以逸樂
為德以法術為治以聲音笑貌為道以師保傳之諄諄為教此俗儒之徒以苦人而父子師友之間相蒙以偽曾不
如文帝之身治黃老術而以授其子之足使信從也故賈生之論非立教之本論也
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故師一善者希聖之積也敬公卿大夫者尊王之積也此陛尊廉遠
堂高之說也郡縣之天下夷五等而天子孤高於上舉羣臣而等夷之賈生所以有賤辱太迫大臣無恥之歎焉嗚
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

復誠如其答辱而不作矣。望其上憂君國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讟，身為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於訶斥，歷於桎梏，褫衣以受隸校之凌踐，既使之隱忍，而幸於得生，則清議之譏非在沒世而非即唾其面，詛咒之作在窮簷而不敢至乎其前，又奚不可之有哉？雖然，為士大夫亦有以致之矣。蕭何出獄而仍相，周勃出獄而仍侯，不能禁上之不以囚隸加已，而何不可禁已之無侯以相也？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弗避焉，忠也，免於獄，不死於杖，沾沾然自以為榮，而他日復端笏垂紳於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鄒爾瞻之復為九卿也，於虧體辱親之罪，奚避焉？人主曰：是嘗與囚隸同撻繫，而不以為恥者，也是惡足改容而禮乎？上弗獎之下，安受之下，既安之上，愈賤之。仁宗之寬厚，季祭酒之剛直，且荷校而不能引退，斯則賈生所痛哭者也。

子之於父母，可寵可辱，而不可殺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寵辱聽命而不慙，至於殺則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為父子，不能免焉。子不可以為子也。臣之於君，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不可辱刑賞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貴賤生死，君即逆而吾固順乎天，至於辱則君自處於非禮，君不可以為君，臣不知愧而順承之，臣不可以為臣也。故有盤水加劔，聞命自弛，而不可掉抑臣之異於子天之秩也。人性之順者，不可逆，健者不可屈也。賈生之言，以動文帝，而當時之大臣，抑有聞而媿焉者乎？微直當時後世之詔獄廷杖，而尚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媿焉者乎？使詔獄廷杖而有人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尚可懲也。高宗憲曰：辱大臣是辱國也。大哉言乎！沈水而連問之禍，息魏忠賢且革其凶威，況人主哉。

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於封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執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為萬世罪，而賈誼以諸侯王之大為漢痛，哭亦何以異於孫秦而論者若將黥刑秦而揖進賈生以坐論數十年之間，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論史者之恫惶也。誼之言曰：封建諸侯而少其力，以為是殆三代之遺制也。與三代之眾建而儉於百里，非先王故儉之也。故有之國，不可奪有涯之字，不可擴也。且齊魯之封，徵之詩與春秋傳，皆踰五百里，亦未嘗狹其地而為之防也。劉諸王之地，而眾貴驕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於非辟，以易為虜，將此陽予陰奪之術，於骨肉若仇讎之相逼，而相縻以術誼之志，亦奚以異於亂政李斯而秦

陽也。誼陰也。而誼潛矣。漢之割地以王諸侯，承三代之餘，不容驟易，然而終不能復者，七國亂於前，秦革於後，將成之，鑿餘一缺，其勢終窮，可以無煩賈生之痛哭，即為漢謀，亦唯是鞏固王室，修文德，以靜待其自定，無事怵然以驚也。乍見封建之廢，而怵然驚乍見諸侯之大，而怵然驚，庸人之情，不於古今之理勢，而唯目前之駭，未有不賊仁害義而改禍者，言何容易哉。至其論淮南之封侯，而憂白公子胥，轉諸荆軻之事，則周公之封蔡仲也，曰：爾尚益前人之愆，將亦憂蔡仲刺刃以衝成王之芻予，於是而誼之刻薄寡恩，不可揜矣。淮南子終叛也，皆以為誼言之中也。誼昌言於廷曰：安且為白公子胥，而安能無以白公子胥為志哉。然則淮南之叛，誼導之矣。淮南王長之廢國法也，其子受封親親之仁也，淮南終得國而長猶然文帝之弟，安猶然文帝之從子，白公子胥也乎哉。不引而親之，顧推為讐而慮之以殺機，往之以殺機，報為天子司天下之生殺，日取天下而慮其難，不難矣。其故誼之不聞道而祇為術也。

賈誼畏諸侯之禍，議益梁與淮陽二國之封，互江口之界，以制東方，何其言之自相背戾也。誼曰：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高拱以成六國之勢，則其師秦之智以混一天下，不可揜矣。乃欲增益梁淮陽，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間，今日之梁淮陽，即他日之吳楚也。吳楚制而梁淮陽益驕，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間，以塞漢東鄉之戶，孰能禦之哉。已之昆弟則親之，信之，父之昆弟則疑之，制之，逆於天理者，其報必速。吾之子孫能弗以梁淮陽為讐，而離之乎？夫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雖然，習久而變者，必以其漸。秦惟景烈之一朝，而滿天下漢畧師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勢必不能久延，無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後因之七國之變，未形遽起而剪之，則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漢初，鐙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燄，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誼操之已感，而所為謀者，抑不出封建之殘局，特一異其迹，以緩目前爾。錄此言之，則誼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憂貽子孫也。封建之盡革，天地則大變也。非仁智不足以與於斯，而誼何為焉。

鼂錯徙民實邊之策，偉矣。禹兵於農之法，後世不可行於腹裏，而可行於塞徼，天氣殊而生質異，地氣殊而習尚異，故滇黔西粵之民，自足以捍蠻苗，而無踰嶺以窺內地之患，非果蠻苗弱而北狄強也。土著者制其吭，則深入而畏

邊民之搗其虛也雖然有未易者焉沿邊之地肥磽不齊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縱無術必反而為北狄用此二患者輕於言徒必逢其咎而實邊之議遂為永戒錯之言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始事之不可不密也地誠磽矣雖有山谿之險且置之為歐脫而移塞於內無憂也我所不得居亦彼所不能據也若夫吏人之得失在人而不在法然法善以待人則人之失者鮮矣後世之利於邊者非贏貨無援之乙科則有過遺補之算吏未有能入而為臺諫即官者未有擢而監司郡守者以日暮途窮寢痾之心而僅延簪紱之氣能望其憂民體國而固吾圉哉若擇甲科之選移守令課最之賢者以為之吏寬其法制俾盡其材以拊循而激勸之輕徭賦以安之通商賈教樹畜以富之廣學宮之選以榮之寵智能豪雋之士以勵之則其必不為北狄用以乘中國之釁者可以保之百年邊日以疆而坐待秋之自撤故曰錯之言偉矣持其曰絕匈奴不與和親其冬來南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此則未易言也非經營數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羈縻以和親而徐修實邊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禍而冒昧以逞與大治之無慮其不免矣

入粟而拜爵免罪龜錯之計亦未失也其未為失計也非未爵可輕而罪得以貨免也謂其可以奪金錢之貴而授之粟也輕齋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輸三易以趨苟簡之利便而全奪其粟之貴則豈使民勞於輸官勞於收吏勞於守而勿徇其便此參數十世而能純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雖然入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伯亞旅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贏餘者幾何無亦彊豪挾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無亦富商大賈以金錢籠致而得者也如是則重農而農益輕貴粟而全益貴處三代以下欲抑強豪富貴也難而限田又不可行則莫若分別自種與佃耕而差等以為賦役之制人所自占為自耕者有力不得過三百畝審其子姓丁夫之數以為自耕之實過是者皆佃耕之科輕自耕之賦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損益而協於什一之數水旱則蠲蠲自耕之稅而佃耕者非極荒不得輒減若其果能躬親勤力分任丁壯多墾厚收饒有贏餘乃聽輸粟入邊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賈居金錢以飲粟及強豪濫占佃耕厚斂多畜者不得與如此則奪金之貴而還之粟可十年而得也充錯之說補錯之未逮任牧民於良吏嚴拜爵免罪之制於畫一乃不窒礙而行遠不然輸粟之令且變而為輕齋折色天下益

汲汲於金錢徒以亂刑賞之大經為敗亡之政而已矣

復封建定學校興禮三王而樂六代然後復肉刑之辟未是也不然徒取愚賤之小民折割殘毀以唯吾制是行而曰古先聖王之大法也則自欺以誣天下懽孰甚焉抑教養道盡禮樂復興一如帝王之世而肉刑猶未可復也何也民之仁也期以百年必世而猶必三代遺風未斬之日也風未移俗未易犯者繁而有毀支折體之人積焉天之所不祐也且古未有答杖而肉刑不見重今既行答杖而肉刑駭矣故以曹操之忍而不敢嘗試況不為操者乎張蒼之律曰大辟論減等已論而復有答罪皆棄市嚴矣雖然固書所謂怙終賊刑者也故詳刑者師文帝之詔張蒼之令可也

漢有殺人自告而得減免之律其將導人以無欺也與所惡於欺者終不覺而離其慮也夫既已殺人矣則所殺者之父兄子弟能訟之所司能捕獲之其惡必露勢不可得而終隱也而惡用自告為小人為惡而將蔽於君子之前與昌言於大廷而無怍報也孰為猶有恥乎自度律許減免而覬覦漏網者從而減之則明張其殺人之膽而惡乃滔天匿而不告者鼠也告而無諱者虎也教鼠為虎欲使天下無欺而成其無忌憚之心將何以懲故許自告者所以開過誤自新之路而非可以待凶人凶人而自匿民彞其猶有未數不較瘥乎

什一之賦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則小桀輕之則小貉言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場之守有兵甲之役有幣帛饗饋牢氣之禮有宗廟社稷牲幣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祿食之眾其制不可勝舉聘義所云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是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萊田之等則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罷侯置守矣漢初封建其提封之廣益有倍蓰於古王畿者而其官屬典禮又極簡略率天下以守運而中邦無會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縣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饋問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廣於公侯之國而掾史郵徵曾不足以當一鄉一遂之長合天下以贍九卿羣司之內臣而不逮周禮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豐今取之九州而

用儉其他國家之經費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將以厚藏而導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欲為也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景帝元年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既解復損十一之稅如景帝之制誠有餘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

漢文短喪而孝道衰於天下乃其繇來有漸也先王權衡恩義之精意相沿以晦而若彊天下以難從也禮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方也者言乎其非致也嗣君之喪致喪也外而諸侯內而公卿大夫方喪也苟其為方喪則郊可攝社稷五祀可祭會盟征伐可從事於臣也奚病弟子之喪師也羣居則經出則否以意通之然則臣為君喪有事焉而攝吉以行可矣會禮之辭曰三族之不虞君不與焉則冠昏且得行矣天地社稷越紳而行事則祭固不廢矣文帝之詔曰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蓋秦有天下尊君已侈禁天下以嚴制天下之飲食絕其祭祀失先王之精義而益分以為物情之難堪非三代之舊也抑文帝之詔統吏民而壹之則無差等也禮有之諸侯為天子斬衰惟諸侯也公士大夫之服臣為其君斬衰布帶繩屨傳曰近居君服斯服矣是從服也非近臣則殺矣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國君云者對在國之民而言於天子則畿內之民也不施及天下明矣統天下之臣民禁其嫁娶祠社飲酒食肉皆秦之苛法也秦統而重之文帝統而輕之皆味分殊之等而禮遂以亡唯夫嗣君者雖天子固子也達於庶人情之無可數一也同姓之諸侯王爵則古諸侯也自漢以下無民事焉無兵事焉尤其可伸者也宰輔以下至於外吏之卑者一也皆臣也吉凶雜用推布帶繩屨之禮而通焉特非泣祀則降采而素焉可矣郡縣之天下無內外之殊通庶人三月之制施及天下可矣唯是諒闇之禮舉兵戎刑賞之大政皆總之以聽於冢宰抑有難行於今者非但冢宰之難其人而僭亂為憂也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爾四夷之守藩衛任之疆臣內擅諸侯得而問罪焉外內相制而諸侯之生死予奪非朝廷所得意為恩威則冢宰亦不得以意亂之郡縣之天下統四海之治總萬方之賦兼四裔之守監司守令刑賞聽命而莫有恒經是非交錯恩威互致冢宰孰敢以一身任之非但無伊周之德也與百僚同拔於貢舉資格之中望自不足以相泣也故欲行商周之制伸孝子之情定天下之志體先王之精意而無有弊非窮理盡性以適時措之宜者未易言也沿三代之遺文於殘闕之後矯羸政之

過而不內反諸心外揆之時達於事之無不可遂則文帝之短喪遂以施行於萬世而有志者莫挽不亦悲乎夫文帝猶有古之遺意也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未葬以前固皆斬衰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虞祔卒哭將已期矣期而小祥古有受服焉大功小功者受服之變也織謂服也雖短之猶未失古之意而促已甚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合而計之四十三日耳景帝速葬而速除不懷其矣以日易月非文帝之制也愈趨而愈下也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閏三年而吳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則其長於文帝也十有三年當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幾老矣詐病不覲反形已著費誼蠹錯日畫策而憂之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几杖而啟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裔庸劣無大志濞不先舉弗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國之瓦解而折筮以收之是誼與錯之憂文帝已憂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誼錯所能測也吉凶之消長在天動靜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應也物長而窮則必消人靜而審則可動故天常有遞消遞長之機以平天下之險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長以為動靜而恒苦於躁者之不測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與知時矣可與知時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機也夫天有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幾焉知天之理者善動以化物知天之幾者居靜以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幾遠害者黃老之道也降此無道矣庸人不測恃其一鑄之知物方未動激之以動激之以動而自詭為先覺動不可止毒遂中於天下而流血成渠國幸存而害亦惜矣嗚呼謀人家國者可不慎哉自非桀紂必有懷來有一鑄之知者慎密以俟之母輕於言而天下之禍可以息

景帝

船山遺書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為鉞鋌劍刃以刺人於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為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吳太子之諫王濞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遣循江淮入武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為名兵難以借人名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銜刃常不去於肺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為於天下即以攻無道而不克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隨功信之而禍亦起符堅以不疑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褫之惡能強哉亞能強哉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凡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自斃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為禍先無已則固有以勝之矣柔而不臨於弱本立焉且鼂錯者焉知此迫而無以應則請上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強之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敝吳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為他日之吳楚則敝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不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而姑之也嘗舉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甚梁久矣亞夫妻之敝而勿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急之梁其不為叔段公子偃者幸也故兄弟之際非父母所得而與親也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猜

全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困義則以養子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情以相噴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為君子者尚其鑒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藝倫數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悲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於國家骨肉之間奕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越乎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擊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詫其功而不知道成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

有功也
算資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為四爭之於銖兩之間亦足為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貧盈十萬乃得為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醜飲而延醉者以當廷平富而可為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幸而有貨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懷奮者無幾也自非贏氏為君商鞅為政未有念及此以為得計者也嗚呼亦有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草野貧寒之子志軀命遊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於是而如餒者之得食焉快貪饕而忘噁噎於是天下苦之人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為愈於彼也雖

然豈必無以養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為君子者清品類慎交遊遠挾策趨風之賤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菲薄賢智輕側陋之心問居蠹而揖進之哉
班固叙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為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略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一

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徵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為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量更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為私奉養不顧於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不能為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遺賂豐而珠璣象貝之用盛資游

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雁鹿衫服珠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逐旦暮之求者莫若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資之以需濡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美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糜爛勿勿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絮極於道瑾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海胥而不救上下交接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嘗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許衡自以為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維禎

顧瑛遂以豪達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與王之罰而後天下甯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武帝

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為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為政之患聞古人之效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欲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為之法以制之於是法亂弊滋而古道遂終絕於天下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沿矣古之鄉三年而貢與貢士惟鄉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會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入相則周官畢榮毛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實與而側陋顯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適勢親鄉黨之得失是非旦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

事庶官之冗職臧否顯而功罪微實與者聊以示王者之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責之實與之士也郡縣之天下統中負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賄賂行而無所憚數遷則雖賢者亦僅採流俗之論識普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達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下日涉日遷而股肱心膂之任屬焉希一薦以徵非望之福矯偽之士何憚不百欺百讐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誠偽清雜甚矣於是而懸賞罰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哉知人則哲堯所難也故極絲而僉曰試可者勿罪生不與同鄉學不與同師文行之華實孝友之真偽不與同事相覺察儼然一日之知舉刑賞以隨其後賞之濫而罰者

清風錄卷三

一

究以帝堯之難責之中材庸詎可哉其弊也必樂得脂韋括囊之士登身畏尾持祿以幸無尤又其甚者舉主且為
交托營護而擢發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則庸駑競乘而大姦營屈所必至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
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愚四海之譽先集偽士故封建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
其能逆知六國強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且其後漢固行之矣而背公死黨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
變故任大臣以薦賢因以開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薦而以賞罰隨其後一切之法必弊者也封建也學校也鄉舉
里選也二者相扶以行孤行則躓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董仲舒曰三王之盛易為堯舜之
名可及談何容易哉

鄉舉之法與太學相與經緯鄉所舉與即鄉校之所教也學校之教行之數十年而鄉舉行焉所舉不當者罰之罰
其不教也非罰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學庶知本矣不推太學以建庠序於郡國而責貢士於不教之餘是
以失也經天下而歸於一正必同條而共貫難則雖矩範先王之步趨而迷其真惟同條而共貫統天下而經之則
必乘時以精義而大業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
義存矣何也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踵仲舒而見諸行事可以行
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經學不醇矣然不能禁後世之淳而能禁後世之非經元祐改安石之法而並此革之不知
通也溫體仁行保薦以亂之重武科以昌之楊嗣昌設社塾以清之於是乎士氣愈衰民逞而生民之禍遂極皆
舒之罪人也况孔子乎若夫劉袋擊祝而無實也司教者之過也雖然以視放言綺語市惡習晚經實以徵詭遇
者不猶愈乎習其讀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為夜氣之雨露教亦深矣

淮南王安之諫伐南越不問而知其情也讀其所上書許天子之過以搖人心背漢而德己豈有憂國恤民仁義之
心哉越之不可不收為中國也天地固然之形勢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情形見於山川而情寓焉水之
所繞山之所蟠合為一區民氣即能以相感中國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川南窮沿海自合浦而北至
於碣石皆海之所環也形勢合則風氣相為噓吸風氣相為噓吸則人之生質相為儔類生質相為儔類則性情相
屬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內之壤也五嶺者培塿高下之恆也未嘗能踰夫大行敬函劍閣阨之險也若夫東甌之
接吳會閩越之連餘干尤股掌之相屬也其民雖太相聞疇相入市買相易婚姻相通而畫之以為化外則生類
之性睽而天地之氣閼矣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帝王之至仁大義存乎變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內外不亦俱乎
顧其所著書侈言窮荒八埏九州之大乃今又欲分割天地於山海圍聚之中將叛之人其辭慙常亦內愧於心矣
夫窮內而務外有國之大戒謂夫東越大海西絕流沙也書曰宅南交則交阻且為堯封而越居其內越者大禹之
苗裔先王所以封豨親者也非荒遠之謂也新造之土賦不可均如安所云貢耐不輸大內一卒不給上事誠有之
矣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學之費仰資於縣官以利計之不无小損然使盜我邊鄙害我穡事置兵屯戍甚則興師禦
之通計百年之利小怯而大傷明王之所賤而抑豈仁人之所忍乎君子之於禽獸也以犬馬之近人則勒之勒之
馴之撫之而登其用顧使山圍海遠天合地屬之人民先王聲教所及者悍然於蓬倫之外勿能格焉代天子民者
其容忍棄之哉武帝平甌閩南越於今為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雲之民畫塘水三關以絕之使漸染夷風
於是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天且歆漢之功而厭宋之偷矣安挾私以訐武帝言雖明辯者所勿聽也

言有迹近而實異者不可不察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於以責武帝之崇儒以虛名而忘實相也然而異言者如申公之言儒者立誠之辭也汲黯之言異
端賊盜之說也黯之自為治也一以黃老為師託病卧閨閣而任丞史曹參之餘智耳而抑佐以教忽之氣其曰奈
何欲效唐虞則是直以唐虞為不必效而廢禮樂文章與民偷安而已內多欲則仁義不能行固也乃匹夫欲室其
欲而無仁義以為之主則愈室而發愈驟况萬乘之主尊其欲者之無方乎故惠仁義之不行而無禮以養躬無樂
以養心耳如其日漸月摩濡於仁義之腴以莊敬束其筋骸益以彊固以忻豫滌其志氣蓋以清和則其於欲也
如月受日光明日生而不見魄之闇也何憂乎欲之敗度而不可制與故救多欲之失者唯仁義之行而黃老之道
以滅裂仁義批棟堯舜偷息於守雌之不擾是欲救火者不以水而豫徹其屋宿曠野而自詫無災也黯挾其左
道非侮堯舜為其君以從己而毀先王僅存之懿典曰仁義者乃唐虞三代已衰之德孟子曰言則非先王之道又

曰吾君不能謂之賊黯之謂與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敷治而終惑於方士以求仙豈實有以啟之也莊助稱黯輔少主責言不能奪恃其氣而已劉安憚黯而輕公孫宏安固黃老之徒畏其所崇尚而輕儒耳非果有以信黯之大節而察宏之陋也主少國疑唯行仁義者可以已亂周公几几於有踐之憂豈冲人安焉充黃老之操汎兮其可左右亦何所不至哉黯其何堪此任也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微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將者有攻有守有將眾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東伍嚴整斤墩詳密將眾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也嚴整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罅隙而相薄將眾以簡易則指臂不相使而易潰將寡以謹嚴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一長以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人主將將者也大將者將兵而兼將將者也三代而下農不可為兵則所將之兵類非孝子順孫抑非簡以馭之使之樂從固無以制其死命則治軍雖嚴而必簡易以為之本非春秋列國馳驟不出於吟軌追奔不踰於疆域賦農以充卒夕解甲而旦相往來可以準繩相糾而但無疏漏即可固圍之比也故嚴於守而簡於攻開其蹤而去其苦有微權焉此豈可奉一法以為衡而固執之哉班超以簡而制三十六國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諸葛孔明以嚴而司馬懿不敢攻姜維師之而終以敗古今異術攻守異勢鄰國與夷狄盜賊異敵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為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遙制關外之見歟

王恢言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匈奴不敢輕侵夫恢抑知代之所以安而漢之所以困乎恢言以不恐之故非也漢窮海內之力與匈奴多勝敗相質夷狄貪鷙而不恥敗何易言恐也全代之安者代勿繫天下之重輕也匈奴即有代而南有趙東有燕不能震動使之瓦解燕趙起而為敵方新勢且孤立而不能安枕於代而覬覦之情以阻天下既一於漢則一方受兵而天下搖率天下之力以與競匈奴坐以致天下之兵一不勝而知中國兵力止此也惡得如全代之時曾莫測七國之淺深西漢都關中而匈奴追甘泉東漢都

雒陽而上谷雲中其慮慮復都長安而厥更同統吐蕃乘西墉以入宋都汴契丹攻瀋魏卒使女直擊河北以入汴元昊雖屢勝而請和天子之所重則重以守之彼即脫是為中國全力之所注固殫其全力以一遇幸覆敗之天下若棟折而棟自崩且京師者金帛子女之所輻也其於頤而甘心者非旦夕矣由此推之代之所以捍匈奴而有餘者唯無可欲而不繫中國之安危故不爭也南蠻之捍雖不及控弦奔馬之猛然其凶頑異營而不畏死亦憚而不為乃聞嘗竊發終不出於其域非其欲有所厭也得滇黔豈程而於中國無損天子遙制於數千里之外養不測之威則據非所安而夢魂早為之震疊中國之心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勞亦不失守以土崩潰舉可以制南燕代可以制北其理一也女直蒙古之都燕所以遠南方也中國之全力在於南天子孤守於北何為者乎代以一國制匈奴則有餘秦以天下則不足漢唐任之邊臣而苟全天子都燕一失而不復收其效大可觀矣威以養而重事以靜而豫如是者之謂大略

主父徐樂嚴安皆天下之儉人也而其初上書以徵武帝之知皆切利害而不恃於道然則言固不足以取人矣乎夫人未有樂為不道之言者也則夫人亦未有樂為不道之行者也士之未遇與民相適與天下之公論相習習而欲當於人心則其言善矣言之善也而人主不得不為之動迨其已得當於人主而人主之所好而為者不在是上而朝廷下而都邑士大夫之所求合於當世者又不在是遠與人主之私好士大夫懷祿結主之風尚相習習而欲合乎時之所趨則其行邪而言亦隨之故不惠天下之無善言也惠天下之為善言者行之不顧也不惠言之善而人主不動也惠天下之動上也以謂謂於俄頃而下之動於上也目熒耳易心領神往而不能自守也中人者情生其性而性不制其情移其情者在上下之所好俗之所尚而已使天下而有道徐樂嚴安主父偃亦奚不可與後先而疏附哉故文之有四友惟文王有之也若夫窮居而以天下為心不求當於天下之論過主而以所言為守不數變以求遂其私此龍德也非可輕責之天下者也

徐樂士崩瓦解之說非古今成敗之通軌也去朋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與施其補算而坐視其盡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遽起不數年而社稷移宗支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

國懷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傾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為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募於唐魏之京師三臨天子四出而後見奪於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沉於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於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壘城陷而野有可避之窟宇社移而下有逃祿之遺忠蓋所以立固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齧蝕亦應日月而深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繼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甯際瓦解之時天之害氣人之死亡幾倫之戕賊於是而極其地壞而更造之君相甚重矣國有志者所不容不以叙倫撥亂自責也

主父偃之初上書曰蒙恬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暴兵露師死者不可勝計發初輓粟百姓糜敝天下始畔秦立論嚴矣迨其為郎中被親幸乃言河南地肥饒外沮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廣中國滅胡之本遂力請於武帝排取議繕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漕運山吏民勞國虛同此一人同此一事不數年而蒙恬之功罪河南之興廢自相攻背如此之甚由是言之辯者宜難知哉聽之勿驟參酌之勿忘而已瞻矣武帝為聽而不疑其為江充所惑以戕父子之恩宜矣哉

分藩國推恩封王之子弟為列侯決於主父偃而始於賈誼之說至是而始警時為之也當誼之時侯王強天下初定吳楚皆深鷙驕悍而不聽天子之裁制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國敗亡之餘諸侯之氣已燔偃單車臨齊而齊王自殺則諸王救過不遑而以分封子弟為安榮堰之說乃以乘時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復也勢已積而後之一朝也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餘波也武帝之取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為哉天假之人習之浸衰浸微以盡泯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何遠非先王之遺意乎司馬氏徵曹魏之孤欲反古而召五湖之亂豈其智不如偃哉不明於時故也

公孫宏請誅郭解而游俠之害不滋於天下偉矣哉游俠之興也上不能養民而游俠養之也秦滅王侯獎貨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使遂橫於天下雖然逆彌甚者失彌速微公孫宏其能久哉若夫荀悅三游之說等學問志節之士於議秦劇郭之流誣民啟亂師申商之小智而沿漢末姦黨錮諸賢之餘習爾曹

操師之以殺孔融奪漢室朱溫師之以紅清流移唐祚流波曼衍小人之亂國是禍而延宗社韓侂胄之禁茶偽學張居正沈一貫之毀書院皆承其支流餘裔以橫行者也雖然郭解族而游俠不復然於後世若夫學問志節之士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入之不倫胥於禽獸者賴此也前禍雖烈後起方盛天視之在人心豈悅輩小人所能終揜之乎游行之機祇見其不知量而已矣

汲黯責公孫宏布被為詐宏之詐豈在布被乎黯不斥其大而適其小細矣黯非翹細過以許人者黯之學術專於黃老甘其貪美其衣老氏之衣也以曾師為桎梏以名教為蹄衡羈絡為善而不欲近名大白而欲不辱故黯之言曰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宏位三公祿甚多布被為詐竟舜當有四海而茅茨土墼黯固以為詐而不足效也宏起諸生四十而貧賤安於布被則布被已耳宏之詐豈在此乎黯沈酣於黃老欲任情以遠名而見以為詐焉耳

淮南王安著書二十篇稱引天人之際亦云博矣而所謀與兵者率兒戲之策所與偕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賜及太子遷爾叛謀不成兵不得舉自劉於宮廷其愚可哂其狂不可瘳矣成臯之口何易塞三川之險何易據知無能與衛青敵而欲徵幸於刺客安即反其能當青乎即刺青其能當霍去病乎公孫宏雖不任為柱石臣而豈易說者起貧賤為漢三公何求於淮南而敢以九族試雄王大將之歐刀邪內所恃者徒巧亡實之嚴助外所挾者輕儒亡賴之左吳趙賢朱驕首鼠兩端之伍被懷異志於肘腋而不知安之愚至於如此固高懸震濤之所不屑為而安以文詞得後世之名由此言之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書而讀之原本老氏之言而雜之以辯士之游辭老氏者以制陰陽之命而不知其無如陽陰何也所挾者術則可以窺見氣機盈虛之覺罅而乘之以逞志乃既已逆動靜之大經而無如陰陽何矣則其自以為窺造化而盜其藏而天下無不可為者一如嬰兒之以送擊責責且自雄也率其道使人誕而受所守狂逞而不思其居安是之學其自殺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於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與凶為徒也讀劉安之書可以見矣

張湯治獄為酷吏魁而其決於誅伍被也則非酷也法之允也被者反覆頃危之姦人持兩端以質禍者也不誅之又且詭譎於漢廷主父偃江充之姦被任之有餘矣被之始諫安也非果禁安使勿反稱引漢德為他日免脫計耳

僅此耳可與試於一生一死之際與天爭存亡與人爭勝敗乎衛青之令出東道避單于之鋒非青之私也陰受武帝之戒而慮其敗也方其出塞武帝欲無用而固請以行士大夫之口責責焉武帝亦聊以謝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廣深矣不然有良將而不用趙黜廉頗而亡燕疑樂毅而憤而武帝何以收絕幕之功忌偏裨而掣之陳餘以違李左軍以喪趙武侯以沮魏延而無功而衛青何以奏置顏之捷則置廣於不用之地姑以掣匈奴將將之善術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測固矣東出而迷道廣之為將堅可知矣廣死之日甯使天下為廣流涕而勿使天下為漢之社稷百萬之生靈痛哭焉不已愈乎廣之為將弟子壯往之氣也與尸之凶武帝戒之久矣岳飛之能取中原與否非所敢知也其獲譽於士大夫之口感動於流俗之心正恐其不能勝任之在此也受命東鉞以軀命與勁敵爭死生樞機之制豈談笑慰籍首庸宰之小智以得悠悠之歡慕者所可任哉

忠佞不並立立人之廷者讒不必憂讒不可避而必為國除姦賊以安社稷斯國之衛也雖然貪其祿不避其難居其職不委其責去而隱屏而在外則亦終遠小人而不與為緣爾非取於必勝以自快也所惡於佞者惡其病國而已不可挽也非與為仇讐而必欲得位以與勝也汲黯之惡張湯尤矣君之任以諷議則攻擊之無餘以報君之知既無言責而出守外郡則抑效忠於淮陽而臣道以盡復固請為中郎補過拾遺以冀與湯爭榮辱向為者邪引國家之公是公非為一己之私恨于求持權以幾必勝氣於焉耳以言乎自靖則未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蕭艾之怨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張儀新尚之用楚國存亡之界也而黯豈其倫哉倖倖然屬季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氣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

張湯治囚導官見會謁居之弟陰為之而陽不省姦人詭秘之術也而謁居弟以之而怨湯湯以之而死詐者卒死於詐鬼神不可欺而人不可術御也禍生非所能測矣姦人挾此術以讐姦而終以自覆也固然曾君子而為之乎周顛勿擇而以施之王導遂與湯同受其禍愚矣哉王敦之罪不加於導身為大臣何嫌何疑不引以自任而用姦人之詐乎陽與陰取欲翁固張觀沈溺於老氏之教而不知其蹈張湯之回適為此術者小以減身大以憤國是以君子惡天術之似智而賊智也節之初六日不出戶庭无咎密也密者慎之謂也非隱其實顧反用之以示不測之

謂也秘而詭雖無邪而犯神人之忌可不戒哉

樂成侯丁義薦學大夫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誠國家之福也義之薦大非武帝獎之勿薦也勿與懲之繼義而薦者相踵矣義既誅大臣勿敢薦方士者畏誅而自不敢嘗試也義誅公孫卿之寵不復如文成五利之烜赫其後求仙之志亦息矣無有從災之者也故刑賞明而僉士戢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

鬼神曰流行於兩間而以恍惚無象搖天下之耳目而疑之立教者不能矯謂之無精意莫傳淺陋者遂托焉佛老之教雖披也然其始教未嘗依乎鬼神乃其流裔一淫於鬼神而並恃其虛無寂滅之初心豈徒佛老然哉君子之道流而証者亦有之晉魏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說托佛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附於佛老者也東漢以前佛未入中國者未淫巫者鬼神之說依附於先王禮樂詩書之說以惑天下儒之駁者屈君子之道以證之故駁儒之安同於緇黃之末徒天下之愚不肖者有所憑藉於道而妖遂由人以興而不可息漢之初為符瑞其後為讖緯駁儒以此誘愚不肖而使信天下之道嗚呼陋矣哉武帝之淫祠以求長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耳兜覽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無慙矣巧附會緣飾以贊封禪之舉與公卿之流相為表裏武帝利賴其說采儒術以文其淫誕先王之道一同於後世緇黃之徒而滅裂極矣沿及於織緯則尤與連教之託浮屠以鼓亂者均出一軌嗚呼儒者先裂其防以啟妄佛老之慧者且應笑其狂惑而賤之漢儒之毀道徇俗以凌夷聖教其罪復奚道哉蓋鬼神者君子不能謂其無而不可與天下明其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有於無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為有哉不能謂其無六經有微辭焉郊廟有精意焉故妄者可托也天下之喻微詞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者鮮矣無已則甯聽佛老之徒徇愚不肖而誘之俾淫妄者一以佛老為壑而先王之道猶卓然有其負勝則魏晉以下儒者不言鬼神迄於宋而道復大明佛老之淫祀張聖道之藩籬自固不猶愈乎

治河之道易知而無能行盤車白無縱於貨實生自庸古今之通弊盡此矣中國之形如其西極之山其之膺也南北交夾連山以趨於海其之兩脅也其中為汙下平行達於淮泗之浦其之腹與古也近山者土潤而黏以堅汙

下而平行者土燥而輕以肥益墳散沙塵自高迤下而積以虛枵河出山而徑其中隨所衝決而皆無滯若有情焉
 豫審其易歸於海之地而唯便以趨耳當堯之時未出山而先阻故以北山之麓奪濟澤以入海其地堅也是以垂
 之千餘年至周定王之世而始決因其倚山也禹乘之而分二渠疏九河紆豫徐之災河偶順而禹適乘之有天幸
 焉非禹可必之萬世者也南嶺本弱也日蝕日薄而必決至決而南而不可復北神禹生於周漢之餘且將如之何
 哉漢武之塞瓠子而可塞也其去決也未久北河尚浚而可強之使從也不百年而終不可挽矣則梁楚淮泗之野
 固河所必趨之地雖或強之終必不從至於宋而王安石尚欲回使北流其愚不可瘳矣徐豫充南之境是天所使
 受河之歸者也河之赴海也必有所奪以行而後安流而不溢所奪者必大川也漂也濟也漳也皆北方之大川也
 自河陰而東南迤於徐北迤於汶水皆散而無大川以專受其奪則唯意橫行而地皆可奪矣顧其地沙鹵磽脆不
 宜於穡梁柳無金錫榘枲竹箭桑麻之利而其人嗜利懷姦狡者日富而拙者日瘠蓋中國之陋壤也然則河既南而
 不可復北而南山之麓順汝蔡以東帶澤霍而移於江浦抑何所必不能齧蝕之者後世勿庸治也棄數邑之汚壤
 并州縣而遷之咸居者之賦制遷者之產於國家所損者無幾而治河之勞永弛矣然而不可行者在廷惜田賦之
 虛藉憚建置之暫費而土著之豪有貨賄總田廬以疾呼而相撓也孟諸數也濠泗之野牧豕之地也為萬世之利
 任其為河可也故苟無貪水利之心河可無治如其大有為也也因河之所衝相其汗下多為渠以分醴之而盡毀其
 隄神禹再興無以易此抑必待汜濶之時河自於徐泗曠行之浦盪滌而有六川之勢於以施功尤自然之獲矣如
 其末也姑捐利以釋河勿治而徐侯之後世其尤愈乎瓠之宣防數十年之塗飾為戲而已矣
 旅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離明也良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於無已則留獄經歲動天下而
 其害烈矣漢武帝任杜周為廷尉一章之獄連逮證佐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奔走會獄所連問者幾千
 餘萬人嗚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緣其始固欲求明慎也非同惡者不能盡首惡之凶非見知者不能折彼此之辨
 非被枉者不能白實受之冤三者具而可以明慎自旌矣居明慎之功謝虛加之責而天下絡繹於微繆明慎不知
 止而留獄酷矣哉且夫證佐不具而有失出入之弊不能保也雖然其失出也則罪疑而可輕者也即其失入也

亦必非矜慎自好者之無鐵過而陷大刑者也若夫職吏憂民之殃民也民既受其殃矣朝廷苟有以暴明其罪心
 已愆矣奚必廷指之而後快其所駭削於弱民者已失而固無望其復得安居休息而獨殘之餘尚可以蘇復驅之
 千里之勞延之歲月之久迫之追呼之擾困之掠食之艱甚則拘之於犴獄施之以五木是飲董幸生而又食之以
 附前哀我憚人何不幸而遇此明慎之執法邪故善諫之任風聞奏劾巡察之任訪逮豪滑事狀明而不煩證佐其
 得無留之者與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慎而不知止不如其不明而不慎也
 治姦以迫則姦愈匿而盜其尤者也盜之初覺也未有不駭而急竄者也當其為盜之日未有不豫
 以伏者也求之愈急則匿益固匿之者亦恐其連坐而固匿之則雖奉政之威不能獲項伯於張良之家况一有司
 而任數不可結之隸卒乎迨其漸久而上之求之也舒則盜不能久處索閉之中匿者亦倦而厭之則有復歸田里
 翱翔都市而無忌者於是而獲之易於圍豕夫不才之有司豈以盜之賊民病國為憂哉畏以是為罪謫耳武帝之
 發覺而捕勿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則欲吏之勿匿盜不上聞而以禁其竊發也必不可得矣秦之
 亡於盜也吏匿故也故高帝三章之法唯曰盜者抵罪而責之不急盜者人之所眾惡者也使人不敢惡盜而惡逐
 盜之法盜惡得而不昌善治盜者無限以時日無寬以救後獲之為功而不獲無罪人將唯盜是求而無所憚盜乃
 惡得而不絕嗚呼上失其道而盜起雖屢獲伏法仁者猶為惻然况憑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勢
 哉漢武有喪邦之道焉此其一矣
 善者非以賞故善也王者以賞勸善志士蒙其賞而猶恥之小人則懷賞以飾善而偽滋生而賞滋濫乃流俗復有
 陰德之說謂可勸天下以善而挾善以求福於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藥矣陰德之說後世浮屠竊之以誘天下之
 愚不肖莫止其惡然究其說至於活一昆蟲施一簞豆而豫望無窮之利迨其死無可徵之幸而又期之他生驅愚
 民胥君子而道遠喪於人心東漢以上浮屠未入中國而先為此說者史氏也則王賈陰德之說是也賈逵盜而多
 所縱舍法之平也不可枉人臣之職也人之無罪也不可殺並生之情也而賈曰吾所活者萬人後世其與乎市沾
 沾之恩而懷私利之詐王莽之篡賈倡之矣故王氏之族終以滅而為萬世亂賊之渠魁以受春秋之鈇鉞史氏以

陰德稱之小人懷惠壞人心敗風俗流為浮屠之淫辭遂以終古而不自近世有吳江表黃者以此惑天下而罵者

惑焉夫亦知王質之挾善傲天而終赤其族乎

漢發七科適充戰士征胡法已苛矣乃猶有正俗重農之意焉更有罪一也使為吏者惜官箴而重自愛也亡命二也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詭避也贅墾二也使民不舍其父母而從妻以逆陰陽之紀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農人力而耕之賈人詭而獲之以役農人而墾士大夫壞風俗傷貧弱莫此甚焉重其役者猶周制賈出車牛乘馬之賦以抑末而重本也漢去古未遠政雖苛暴不忘賤貨利重天倫敦本業之道焉至於唐承五胡十六國之習始驅農民以為兵讀杜甫石壕吏之詩為之流涕漢即不可法成周之遺制甲兵之資取之於商賈萬世可行之法乎

情之所發才之所利皆於理有當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則才情皆以廣道之用止才情之流者性之貞也故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以一順乎道武帝曰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加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有是心為是言而豈不賢乎戒後世以為情立大法謹大防以為才固通志成務者所不廢也然而終以畏德而為天下者才利而遂無所擇情動而因溢於他也於是而慕神仙營宮室侈行遊若將見為游刃有餘之資可以唯吾意而無傷而淫侈妖巫之氣暗引之而流無他才無所詘而忘其詘於道情無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固其得於天者偏於長而即有所短而方其崇儒訪道董仲舒兜寬之流言道言性抑皆性道之邪郭而昧其精義無能傲所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樂其天也雖然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寬大之政而無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馬君實被三年改政之譏為小人加紹述以行尸之口實則武帝之為此言也其賢矣乎

劉屈釐之攻戾太子也非果感於周公誅管蔡之言而行辟也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其詞緩未有督責屈釐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為解散也豈緊無術而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為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亞而除度孽屈釐之惡非一日之積矣然而屈釐全誅多人戕天性以徼非望未有能幸免者矣顧孰使險如屈釐而為相也則武帝挾寵姬任廣利而為左右也用人假耳目於私昵而不保其子非矣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掩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亦步卒五千出塞陵自街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李緒迨其後李廣列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乎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而獎其世業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定信哉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污而已繼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為反面事仇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媿蘇武而為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忠邪亦易辨矣而心迹相疑當其前者亦易惑焉武帝所托孤者三人而上官桀為戎首與霍光金日磾若縉素之別乃自其得當於帝者推之其迹顯其心見矣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度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非以逢帝之欲而為爾也以自敦其行而不失為履之貞也桀謝馬瘦之責而曰聞上不安日夜憂懼豈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桀非與國休戚之臣廢令之職在馬而已其泣也何為而泣也慎以自靖者君子之徒也佞以悅人者小人之徒也君子知有己故投之天下之大而唯見己之不可失小人畏罪邀寵迎人之喜怒哀樂而自忘其躬於此審之忠邪之不相雜久矣唯我為子故盡孝唯我為臣故盡忠顧七尺之躬耳目在體而心函於內忠臣孝子非以是奉君父而但踐其身心之則光與日磾天性近之而特未學耳桀烏足與齒哉武帝以待光日磾者待桀不知桀也且不知光日磾也知人之難唯以己視人而不即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視之也

讀通鑑論卷四
漢昭帝

金日磾降虜也而可為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及霍光上官桀為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況桀乎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弑后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鎮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食上官桀之餌而為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屬心鮮不亡矣光之答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雖有憐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磾者又豈嘗學而有他術哉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屏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用以恣般樂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夔羣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犯宋夷狄非能俘虜者也其俘虜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鷲不再世而即絕元昊之凶有甯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若燭火在積薪之下日吞其儻類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知或知之覆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廣人浸眾戰數勝膽已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敵既購上焦頭爛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藉稱戰勝而曰烏桓數犯塞匈奴擊之於漢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充國之不以此誤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擊烏桓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避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蠶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秉信義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為中國羞於楚且然況其與狄為徒而螫嘬其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為匈奴間傳介子泰詔以責而服罪表狄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其不服而興大師以討之既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恤於泓也傳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寒匈奴之膽詎不偉哉故曰□□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疆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為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鳩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為何如延年何以喋不復鳴邪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忍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既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為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計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詔之士每翹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所謂言辟而辨行偽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為其所罔哉

宣帝

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即以正位而凝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即以安上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賞草昧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為天下而已亂追其中葉外寇內姦不逞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而非私下受之而無厭霍光豈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輕以天下授不肖已而叛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紀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石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宣帝之為此失君道矣已為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為非望之福德戴已者而酬之然則觀非望者可縣爵賞以買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買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為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買賞又何怪其妻之鳩后而子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劉正彥之敢於行險以邀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為者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可貴可賤可履虎尾於不噬可乘高墉而射雉居震世之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曰其志於天下流

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術以巧為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磾之顯愚暗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為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許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許以為直者殆謂是乎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弒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侯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覈功罪者鮮不以配帝而掩其族之惡吾弗從矣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已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與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材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所與共廢立者而不阿得妻行弒欲自舉發特荐再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將封先達領尚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嗾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於廷俾宣帝赦光去之可也為人臣者言苟當於紀綱之大難有所不避况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翹故相以樹新黨者相實為之倡是殆授興革之權於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明黨與國事數變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為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則惡位以免禍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為之敝斯其為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誠迹貞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而章惇相怒猶指宮闈以為口實况緣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慎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為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願曾閔冉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和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詔而言刑者蓋清上有以名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

飾以文其監雖天子日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也... 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 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而脫無辜於阱... 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昌之說所以為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惡是誠有所不能該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惡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為國之憲民之賊風俗之蜚蠹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即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惡世不恒有苟不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並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履也律簡則刑清刑清則罪尤罪尤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已甚不審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洩一時之忿稱頌其極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驕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故也雖然驟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伏雖避去且有疑其讓者而讓賊開起同朝離貳子弟不謹實融所以不免而矣救於禍夫驕乘之始宣帝之宜畏胡為而使然初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音氣貌之間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所以然和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微頃而獲人心者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為之基溫恭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期而恭其量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以居之仁以守之學問以養之然後和氣中涵而英華外順嗚呼此豈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為己任恃其氣以行其志志氣動而粹無以持非必驕而神已

溢是以君子難言之也周公處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閭主而與與則雖功履天下終其身以任人之杜稷而固無憂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幾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子盍敬子敬敬其身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遺御心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溫溫之恭德雖有雄猜之主伎害之小人亦意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莊以求合於物也量不宏志不持求不為霍光而不可得豈易言哉

流俗之毀譽其可拘乎趙廣漢度矯刻覈之吏也懷私怨以殺榮畜而動搖宰相國有此臣以剝喪國脉而壞民風俗也不可復救乃下獄而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流俗趨小喜而昧大體遂痛相煽以羣迷誠亂世之風哉小民之無知也貧疾富弱疾羶忌人之盈而樂其禍古者謂之罷民夫富且疆者之不恤者貧弱而以氣凌之誠有罪矣乃驕以橫求以伎互相妨而相怨其惡惟均備吏拊其弱而教其強勉貧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勢自戢豈無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見德酷吏起而樂持之以示威福警擊富疆而貧弱不自力之罷民為之一快廣漢得是術也任無藉之少年遇事遂起敢於殺戮以取罷民之祝頌於是而民且以貧弱為安樂而不知其幸災樂禍倫以即於疲慵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習為陰憎伺人之過而訾醫之相讐相殺不至於大亂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餌酷吏之阱也而鼓動競起若恃之以為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噬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宣帝以刻覈稱而首誅廣漢刻覈之吏論者猶或寬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十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用而識者憂其致亂君子之遠識非庸人之所能測久矣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感深力弱則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於無端而畏避已甚則刻薄殘忍加於君臣父子而不恤張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於昌邑使敞規之敞設端以誘王俾盡其狂愚之詞告之帝而釋其忌復授以侯封卒以令終敞之厚也徐鉉李煜之大臣也國破身降宋太宗使規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煜煜以之死鉉之於煜以視敞於昌邑誰為當生死衛之者而太宗之寬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鉉即稍示意旨使煜遜詞而已藉以入告夫豈必逢太宗之怒則雖為降臣猶有人之心焉鉉遂躬為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獨何心乎無他敞能知人臣事君之義導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諒之其識勝也且其於寵辱禍福之際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鉉辱且愚險阻至而惘所擇乃其究也終以此見薄於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見於此而持之則雖非忠臣孝子而名義之際有餘地以自全無見於此而不克自持則君父可捐以殉人於色笑若鉉者責之以張敞之為而不能況其進此者乎故君之舉臣士之交友識闇而力柔者絕之可也一日操白刃而相嚮皆此儔也

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於朱邑亦然非徒其財也榮莫至矣故重祿者非士所希望以報忠者也而勸士者在此刻畫人以清節而不恤其供祭祀養父母畜妻子之計幸而得廉士也則亦刻覈實也苛細以傷民氣之禍夫而流為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漁獵小民以求富者藉口以無忌而不慙唐宋以前詔條賜予之豐念此者至悉猶先王之遺意也至於蒙古私利而削祿洪武之初無能改焉祿不給於終歲嘗不踰於百金得百軒輒而天下不足治况三百年而僅一軒輒乎城垂臨君垂危而問餉猶彼將曰救死而不瞻復奚恤哉漢人學古而不得其道矯為奇行而不經適以喪志若韋元成避嗣父爵詐為狂疾語笑昏亂何為者其所貴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亂復何以載道哉箕子之伴狂何時也虞仲斷髮文身過矣蓋逃於句吳而從其俗以安非故為之也然而虧禮辱親且貽後嗣以僭王滑夏之巨惡矣且古之諸侯非漢諸侯之比也國人戴之諸大夫坂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則不可得而辭也若夫元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義固守請於天子再三辭而不可相強美角此穢亂辱身之為以驚世哉丞相史責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乃能垂榮於後摘其垂榮之私意而勉之以文

義元成聞之能為魏乎士守不辱之即不幸而至於死且獄立海騰以昭天下之大義從容辭讓之事誰為不得已者而喪其常度拂其恆性亦愚矣哉韋氏世治經術而元成以愚學以啟愚也不善學者復以益其愚則漢人專經保殘之學隘之於尋丈之間也

趙充國之策亮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鋒銛利謀勝而不憂其敗謀勝而不憂其敗則致死而不可撓敗之不憂則不足以持久而易潰其徒寡其積不富其黨援不堅而中國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數者利於守而不利於攻不易之道也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國恒為之敵有震而驚之者而人心搖有輕而蔑之者而國謀不定彼豈足以敵我哉嘗試與爭而一不勝則脅降我兵卒掠奪我芻糧闖據我險要而彼勢日猖獗而援之者益信其必興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潰敗以歸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海加而喪其魄故充國持重以臨之使其貧寡之情形灼然於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戰而不可得地促而糧日竭兵連而勢日衰黨與疑而心日離能用是謀而堅持之十年而如堅冰之自解於春日矣雖然一人謀之已定而繼之者難也夷無恥者困則必降降而不難於復叛充國未老必且有以懲文而解散之而辛武賢之徒不能故走禍不絕於漢世然非充國也羌之禍漢小則為宋之元昊大則為拓拔之六鎮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宣帝之詔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數歲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嗚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無窮之害者也幸充國之堅持而不為動不然漢其危矣為國者外患內訌不得已而用兵謂之不得已則不可得而速已矣謂之不得已則欲已之亦惟以不得已而已矣何也誠不可得而已也舉四海耕三餘九之積用之一隅民雖勞亦不得不勞國雖虛亦不得不虛鄙陋之臣以其稱鹽數米於灶廚之意計而為國謀庸主遂信以為憂國者而害自此生司農烹茶輒輸忌邊帥之以軍興相迫竊敵之有司畏後事之責猶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辭而害自此成茫昧微功之將帥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為耗國毒民乃進蕩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充國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旅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先以瓦解則所云欲以數歲而勝敵者蓋老成熟慮之辭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執前言以相責耳非果有數歲之費以病國勞

桀不乘劉石之餘而不敢起垂至於二千年秦隴河岷階文之間巖險甌脫而防閑不設則二漢之連猷矣馮奉
世首建大議以申天討善體充國之意而通其變民到于今受其賜非元成等偷安一時之所能知也
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醉者蓋亦鮮矣禹曰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自娛樂而已衡曰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
有以相推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
疆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又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
遂而天命正孔子論詩以闕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姦
因時而動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讀其文釋其義想見其學非公孫宏
兜寬之勤舊聞而無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韋元成薛廣德之擇焉而不精者所以與匹儔也論者謂元帝柔而少斷
禹與衡不以為言而但就其帝之長孜孜以恭謹節儉亦唯其名而無其實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
清幾之不慎而中不適有主也則其所為恭謹節儉亦唯其名而無其實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
尚多燕閒游息之下史高石顯豈無導侈之為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無禹衡之正
稱詩禮精嚴之旨以防其流則以帝之柔而益以驕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內無寇攘而外收絕域之功乎君子出
所學以事主與激於時事之非而彊諫之臣異以諫為道者攻時之弊而不恤矯枉之偏以學事主者規之以中正
之常經則可正本以達其義類而裁成剛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猶可以保其大綱而不亂故以孔子之聖告徒弱
之哀公唯規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禍豫為之防夫豈不達於事變哉以道豫立而變自消也且
衡之言曰近忠正遠邪佞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固已盡元帝之所短而特不為矯枉之
論導之擊擊耳夫可喻者則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則痛哭流涕以談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體有要而不
詭於大常補偏救弊之術一子有所不尚夫亦猶行君子之道乎論者徒見蕭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
以咎禹衡乃石顯之姦惡不及於天下而海內晏安則傳者雍容涵養之功亦豈可誣哉漢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縱
成之非元帝優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張禹孔光之罪罪一子也

邪說之行於天下必託於君子之道釋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為君子之雅言遂謂其有當於治與
道而信之故六經之支說皆以破道而有餘焦延壽京房之於易是已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取其象之
一端大略而言屯蒙以下之策老少雜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餘分不盡如乾坤之策
也聖人觀天地人物之變而達其會通以為是尚其大綱耳亦猶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而物固不
可以萬計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文以各當一日無以處餘
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兌坎離居分至之位則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為之網維抑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
卦以異於餘卦邪東震西兌南離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時也時經而位緯二子取而錯亂之也何居故延壽
著筮史日者之流以小術測陰陽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叙治理房是之學乃敢以與人宗社哉其為術也立典
要以為方體於是而有八宮世應之說抑自乾至剝而窮又不得已而指魯大有於其末垂至於今習技之士師相
因以斷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徵幸然則延壽與房雖欲辭為妖妄之魁也而不得
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則皆妖也房以是欲與石顯五鹿充宗競貴邪於天人之際吾未見妖之足勝邪也邪者獲罪
於天妖者獲罪於人妖猶烈矣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氣分卦以徵事所言其亦與當時之得失禍福合何也曰石顯
之邪而君德以昏國是以亂眾耳眾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實固非也勢已成形已見謂天
之象數亦然亦惡從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災者歲時之有水旱禽蟲草木之有妖孽人民之有疢沴山川之有崩沸
吾知其不祥而有國者弗可不恐懼以修省耳錄累而分之刻畫而求之幸而弋獲之妖人是以取顯名致厚利而
惑天下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內按此以與邪臣競自殺其軀而邪益張
宜矣哉何也託君子之道誣聖人之教矯造化之神三者皆獲罪於天而不可違者也京房考課之法迂謬而不可
舉行即使偶試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時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
致災異毀譽之不當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論存焉雖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謂竟暴而蹈仁也舍此而一以功業程
之此申韓之陋術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塗飾治具以文其貪庸不逮則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會火不在

天異不在物而民已窮國已敝矣先後異時也文質相救而互以相成一人之身老少異狀况天下乎剛柔異人也
不及者不可強有餘者不可裁清任各有當而欲執其中則交困也南北異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肥者
死以南之賦賦北土而北土之瘠也盡以南之責北土則學校日勞鞭朴以北之武任南兵則邊疆不救危亡其
閉捐乃以益殺乃以生蘭乃以備一視為吏者居心之仁暴憂國之誠偽而唯考課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亂
天下者房為之開先吳豐師之教童子也有定課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做枯四海九州疆智
柔和於房一人之意見截鶴脛以續其不亡也何待焉蓋房之為術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數天地之化且受其割
裂聖人之教且恣其刑補道無不固也而房無不乃大亂之道也侮五行而採二儀者也鄭宏周堪從而善之元帝
欲試行之蓋其補綴排設之淫辭有以焚之爾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學術治功斷其長權其短令整齊瓜分如奕
者之局厨人之釘也此愚所以聞即子之言而疑也况方哉

漢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斷然而無所傷於下石顯僅逞於異已而惡不及於民國之元氣未斷焉故曰
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鳳為大將軍錄尚書為篡弒之階然非元帝之寵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
乃假鳳以大權而帝無遺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雖然非自來抑豈非元帝隱伏之咎肇於不測哉帝以成帝就
燕樂為不能勝大位而欲立山陽王識之早也重易國儲更丹之誅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負荷而不擇
賢臣以輔正之幸傅昭儀而退回於山陽遺重疾而忽忽定聞史丹之諫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輔之言無託孤
之遺命以聽哲婦孺子之自求親信而王鳳進矣成帝之東宮也既為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播搖於廢立之間
者將十年匡衡丹史亦但以大義規元帝而非必與成帝也腹所竊竊然憂翁然私語而計者侯王鳳耳元后
寵衰而憂禍之及所與竊竊然憂翁然私語而計者亦兄弟耳人情出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
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在廷無有如鳳之親置復憂他日之攘己乎嗚呼於是而知叔孫舍之不
賞私勞以殺豎牛卓乎其不可及已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又所歸也為主器之長子膺祖宗之德澤非竊非奪
天人不能違而翁嘗以相保向沫以相憐私憂過計貪為己力此其人亦亦足任而戴之不亦忘乎唐元宗

知張說之姦懷其潛即之恩而不能遠以名均均之逆况楊復恭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嗚呼自非攘功擅權之
小人孰敢以大寶之攸歸自任為己績者趙汝愚不欲行內禪之賞可法也而猶存其迹也丙吉護宣帝於獄而終
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漢文卻周勃之私言世廟罷新都之政柄不得謂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
碌碌何足以語此哉元帝不能顧命史丹而使鳳得以私勞惑庸主亦其睚愛山陽而憤然不失恤之咎與故曰隱
伏之咎肇於不測也

成帝

讀杜欽進諫之章與其奏記王鳳之書及論王章之事竟以王氏之篡歸禍始于欽之黨奸非平情之論也成帝之無道也足以亡國王鳳初起猶修飾而有類于社稷之臣其視張放馮子長史育之導欲以宣淫者不若也五侯之專莽之篡豈欽之所能前知哉士志于有為而際昏庸之主思有所造于國家不得自達于上不獲已而見大臣之可與言者因之以效納約自牖而遇主于巷所謂救失火而不暇問主人者也故以陳蕃之剛正而依竇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別以遠嫌者鮮矣至于鳳已成乎專偏心知其誤而卒不能自拔欽固無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憐矣故君子之愛身也甚于愛天下志身以憂天下則禍未發于天下而先伏于吾之所憂也外戚也官寺也女主也一失其身雖有扶危定傾之雅志不得自效其陷溺未有身自弱而能拯人之弱者也孔子行乎季孫而魯幾治非孔子固弗敢也聖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雖然聖人豈可不測之術哉齊人服邱費墮季斯一受女樂而即決于行無所凝滯而不與之推移則一旦釋然忘前此之功業而迫然以去無他純乎道而無私焉耳聖人不可學而可學者此也鳳之專王氏之威成帝之終不足與有為威福下移形勢已成欽胡為其往再而不去也能去則去雖因季斯而不損其聖事已不可而尚惜其位則欽雖持義之正而不免于黨奸雖然若欽者固未易言去也諫鳳不聽而去之且無名而為其所忌故非聖人不能去不能去而可不早慎擇所從哉君子度德以自處女主也外戚也官寺也即可與有為而必遠之夙人道之大戒也曹捐之楊興婁師德張說一失其身而後世之譏評無為原情以貸者皆欽之類也可勿戒乎

亡西漢者元后之罪通于天矣論者徒見其吝嗇不予流涕漢廟用漢伏臘而憐之婦人小不忍之仁惡足以蓋其亡漢之大慈哉今有殺人者流涕袒免而撫其尸曰吾弗忍也而孰聽之漢懲呂氏之禍不舉國柄而授之外戚久矣霍氏之持權武帝拔霍光于下僚與降胡廣史寺非緣后族也其既也則以廢閣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于史氏元帝之于許氏以恩澤厚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屬王氏之遺命焉王鳳起自衛尉一旦而持天下

之柄孰為之邪五侯竝日而封楊興駟勝爭之而不得苟參以異父弟強成帝以封侯帝不聽而猶寵以侍中劉向諫而不聽王章爭而見殺垂涕不食以激成帝之誅章劉向抗疏不已成帝歎息悲傷卒受制而不能決鳳死而音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之法取漢之天下而使相嗣以興非后之內主于宮中亦豈能蔓引綿延之如此哉且夫王氏之橫未嘗不可撲也成帝察其奢僭不軌而音商立根藉稟負斧鑕以待罪王立結滔于長之姦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殺其子以滅口計其為人非能險鷲于呂之產祿武之三思懿宗也乃呂氏私其族而終以國事付平勃武氏私其姪而終以國事付狄農元后則寵劉氏之宗社于其鸞悅而以授之私親逮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脅哀帝而盡在廷之心縱重賢之不逞乘其敗以進莽使恣行其鴆主之毒晏然處之而不詰攝則使之攝矣假則使之假矣豈徒莽之姦足以恣行無忌哉老妖不死日蝕月蔽以殄漢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于天也婦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為剛雖惡易折大畜之五曰積豕之牙吉牙可積也而呂武以之周勃狄仁傑積之而吉矣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羸云者不壯而柔者也以柔而結人心者也而蹢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雖劉向痛哭以陳言成帝悲傷而懼禍而無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漢已滅姑以一逃天下後世之誅而誰信之不然莽之基毒無有于其子后果有思漢之心莽其能戴之沒世而生榮死哀以相報哉女禍之烈莫如王氏而論信猶寬之蹢躅之乎且以手後世而免于史氏誅亦險矣哉成哀之世天地宗廟之祀修廢修興以兒嬉而玩鬼神甚矣其廢而復興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繼嗣之不立小人微福之術固不足道其廢也始于貢禹而成于匡衡所持者三代之典禮也宗廟遠有毀而無立者義也誠所不至不敢黷焉義所以盡仁也儒者之言禮文而已矣以文而毀猶之乎以文而立夫漢之嗣君于其所不廢之祀而能以誠格之乎孰是以論舉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毀矣而何但七世上與五時之郊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宮室之侈妃嬪之衆服飾之奢樂之淫刑之濫官之冗賦之重一能汰其所餘以合于三代之易盡其情而無偽非祖宗之而後王毀三代之新祀于七世豈徒然乎抑創法者自開國之君守約以待子孫之易盡其情而無偽非祖宗之而後王毀之也自漢以降百為不師古禮樂之精意泯焉而獨于桃廟致嚴于祖宗之廢興何其徇末而斲其本也况古之桃

也于大禘而合食則雖廢而不忘後世無禘而徒桃幾于忘其所自出然則廢五時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也制以七世而毀廟古之未可遽法者也君子之言禮非但以其文也進言者極其辭而必有所避就非但以遠嫌而杜小人之口實也道存焉矣嫌已遠而小人無間以指摘則君之聽不覺而言乃為功于宗社劉向憂王氏之勢盛而移漢見之遠慮之切向死而漢亡所繫亦大矣哉而于進言有未得者故成帝雖感而終不能庸小人之黨且有援以上攝主聽而下惑人心其言曰王氏劉氏且不宜援近宗室斯豈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劉氏之賢無有踰于向者樞筦之任不歸王氏必歸向矣未有斥人之姦而自任者也且劉氏王氏豈頡頏而並論以爭哀王者頡頏而並論婦人勃谿之說也且假之以頡頏之名而王氏張彼將曰天下非彼則我也况乎呂氏之禍與吳楚淮南燕廣陵互相盈虛則外戚反唇而相讖豈患無辭哉以道言之選賢任能以匡扶社稷者天下之公也堯之舉禹皋禹之任稷契湯之託伊尹高宗之立傳說文王之任闡散皆非親者周道親親而周召以庸管蔡以誅師尚父邑姜之父且以佐饒伐而位太師王氏誠不可任博求之天下豈賢無賢而必曰援近宗室舉大義而私之一家又豈五帝三王之道哉向于是而失言矣以為獨任則不可有自請之情以為博選宗室之賢則欲之當逆向且不能保之于子而况他乎成帝悟而不終棄姦聞而不憚求必非向之言有以召之也故進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漢諸王之以禽獸行廢者不一漢廷無有能據道以處此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窺人私而春秋為尊者諱此義行守東漢穉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恥自恥者也恥心蕩而刑殺不能止故知刑殺者非可以善風俗已禍亂者也漢之于此既無家法以正之于先而縱苛察之吏告訐之小人揚之于後無他思侯王之彊日思翦艾以圖安而統裕膏梁卒投于阱而無從辨嗚呼甚如是矣惡得不拱手而授之賊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假暗昧以鋤彊而祇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慮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權臣非有移鼎之心寵利未忘規一時之進取而已漢能用之亦何處不為贊治之臣乎老之戒在得至于老而所需于天下者微矣得美足以亂其心哉子孫之情長而道義之氣餒引子孫之得為已得

于是滅死而不忘張禹之初與王根異也猶之生人之氣也慮及子孫而行尸走肉遂禍人之宗社冒萬世之羞未
雲欲以齒劍而不慙夫人為不善而貽怨于子孫誠不可為也身之無過質之鬼神而不疚則亦莫患哉且夫禍福
亦何常之有假令王氏早敗而按同惡之誅禹之子孫又能保其富貴乎故禍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憂子孫
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沒世其愚不可療矣成帝不輯折檻以旌朱雲則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況其
子孫

谷永非杜欽之比也永雖無黨王篡漢之遠圖而資王氏以榮寵因為之羽翼與欽之誤合于小人欲悔而不能
也其情異矣顧于此得人君聽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則固成帝膏肓之下石可以
起漢于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結而不解帝忌之而不能黜豈非以躬耽淫侈畏昌邑之罰而內護趙婕妤外庇張
放滔于長之私心有所而編而倒授以權哉寵驕妒之妾飲食侍臣之家加賦重斂以縱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
社以遺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過自艾正己齊家而憂社稷賢臣進庶務理民情悅以戴漢而不忘權姦之謀
自日以寢而豈必誅戮放廢以傷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永之諫不行雖志軀憂國之臣與姦賊爭死
生而無救于禍敗則讀永書者勿問其心可也

何武欲分宰相之權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東漢行之二百餘年至曹操而始革丞相秦官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
者合文武為一途故分論道之職為三秦以相治吏以尉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于一相漢置相而闡政專歸
于大將軍承秦之分而相無戎政之權大將軍總經緯之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三公馬參司空司徒之
閒冀以分王氏之權乃名作易而實不可更莽之終以大司馬篡也亦其流極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終
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漸之術固人主之所樂用也若以古今之通勢而言之則三代以後文武固不可合矣猶
田之不可復升刑之不可復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成功其相天子者皆將帥伊尹周公始皆六軍之長也以將
帥任國政武為尚而特緣飾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國之卿各以軍帥為執政敦詩書說
禮樂文之于既武之後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于農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其折衝而敵愾者

一彼一此疆場之事甲未釋而幣玉通非有曠夷大盜爭存亡于鋒刃之下者也而秦漢以下不然則欲以三公制
封疆原野之生死孰勝其任而國不為之敝哉則漢初之分丞相將軍為兩途事隨勢遷而法必變遵何武之說不
足以治郡縣之天下固矣持漢初之專大政以大將軍而丞相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楊敞章天威匡衡名為三公在
奉權臣以行法則授天下于外戚武臣之手而禍必滋故武之說可以救一時之敬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
分也將相不可合也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子曰所損益可知也

成哀之世所任為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師丹之視翟方進尋天之間耳皆以其身試權姦之好惡而不能出其妻
籠即有所欲言而必資以自達也師丹之劾董宏何武之援王莽屈于時之所尚而不得不為之羽翼無他王莽二
女主交相起伏漢已無君與大臣久矣方進之附滔于長也欲與王氏偕而長固王后之姊子也長之不類凡出諸
王之上資之以與諸王抗而方進之欲不死也蓋能榮惑之變駕言移禍于宰相王氏之嫉深雖微榮惑方進其能
免乎武與丹浮沈于積陰之間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為女主效妒媚之功其不被顯戮幸爾嗚呼至于成哀之
季而無可為矣君子慎所趨以自全辭大位而不居其庶幾乎一受其事則非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而自咎于天
人也必不可浣莊生曰遊弄之毅中謂此時也遊其毅中而死焉君子之徒也遊其毅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遊其
毅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慎之哉

人之能為大不韙者非其能無所懼也唯其能無所恥也故血氣之勇不可任而猶可器使唯無所恥者國家用之
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為丞相刻侯印書贊而帝崩是日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汲汲然惟恐緩而改
圖一如乞者之于墻間唯恐其餒之不餘而遽長跪以請也張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矯為吉
犯天下之惡怒然且卒無惡怒之者光豈能懼哉宣然無恥而人固容之也始為廷尉則承王莽之指鳩殺許后
若無所懼也而實無可懼也莽為內主天下無有難之者也既則議為傅太后桑別宮力請遂傳還歸故都抗定陶
王之議奪其以廟京師若無所懼也而非無所懼也內主有人羣臣相保故師丹獲不測之禍而光自若也恥心為

然而可清可濁無不可為以得寵而避辱王嘉瀕死猶對獄吏曰賢孔光而不能進亦惡知光之謬其迷國罔上陷
嘉于死機深不測也哉而嘉云然者其兩端詭合以誘嘉抑可知已拜謁迎送執臣主之禮于董賢者光也莽既非
權去賢如散髮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賊臣幸早死而不與佐命之賞者光也莽既誅猶無有聲言其惡以殄其
世者光也嗚呼人苟自盡喪其恥則弑父與父而罪不及亦險矣哉有國者不辨之于早徒忌驚悍之疆臣而容厚
處之鄙夫國未有不喪者也故管子曰廉恥國之維也

限田之說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尚可行也而不可久師丹乃欲試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終不
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遠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改以復古且豪強之兼并者猶未盛而盤據之情
尚淺然不可久者暫行之而弱者終不能有其田強者終不能禁其兼也至于哀帝之世積習已久強者怙之而弱
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擾之而已矣治天下以道未聞以法也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為路也封
建之天下天子僅有其千里之畿且縣內之卿士大夫分以為祿田也諸侯僅有其國也且大夫士分以為祿田也
大夫僅有其采邑且家臣還食其中也士僅有代耕之祿也則農民亦有其百畝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獨富農民不
獨貧相做相差而各守其疇其富者必其貴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導天下
而天子安之降及于秦封建廢而富貴擅于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下智力屈一鄉而擅一鄉
而擅一郡智力屈一鄉而擅一鄉莫之教而心自生習自成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于柔愚而獨自擅于九州
之上雖日殺戮而祇以益怨彊豪且詭激以脅愚柔之小民而使困于田于是限之而可行也則天下可徒以一切
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于堯舜矣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天子無大公之德以立于上獨滅裂小民者而使之
公是仁義中正為帝王桎梏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恕為迂遠之過計矣况乎賦役繁有司酷里胥橫後世原樸之農
民得田而如重禍之加于身則彊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隸耕者農民且甘心焉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也輕其
役薄其賦懲有司之貪寬司農之考民不畏有田而彊豪無挾以相并則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若限之民有
田而不能自業以歸于力有餘者則斯人之自取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成哀之世漢豈復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彭宣何武唐林皆所謂錚錚者也而所爭者僅一傳喜之去留而已哀帝
之初傅氏與王氏爭而傅氏勝哀帝之亡王氏與傅氏爭而王氏勝勝者乘權而不勝者憤一氏之榮枯舉朝野而
相敵以相訟悲夫當傳遷之傾邪而推喜以抑遷亦何異于王根王之驕橫而推莽也其言曰喜傳氏賢子議論
不合而退百寮莫不恨之傅氏之賢子何當于天下之安危劉宗之存亡而百寮何所容其恨又何異于王莽王仁
之就國而天下多怨王氏者傳喜幸而未敗爾莽之廢吏民叩闕而訟冤賢良對策而交譽偽謙所誘人心翕歸而
賢者不免且較喜而彌甚喜之賢其孰信之以四海之大豈賢無人可託孤寄命者唯區區王傳二后之愛憎是爭
嗚呼率天下而奔走于閨房之嘔笑流俗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故聖王之治以正俗為先以辨男女內外之分為
本權移于婦人而天下沉迷而莫能自拔孰為為之而至此極元后之陰狡成帝之昏愚豈徒召漢室之亡哉數十
年中原無丈夫之氣而王莽之亂暴骨如山矣

歷成哀平之三季環朝野而如狂所僅能言人之言者一孝毒而已其他皆所謂人頭畜鳴也毒推陰陽動靜之義
昌言母后之不宜與政豈徒以象數徵吉凶哉天地之經治亂之理人道之別于禽獸者在此也婦人司動而陰乘
陽陽從陰履霜而水堅豕孚而蹄躡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國有之國必破家有之家必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
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以之而幾故曰毒之言人之言而別于禽獸也婦者所畜也母者所養也失其道
則母之禍亦烈矣豈徒婦哉夫國有君子國可不亡毒昌言之無誅而不能救漢之亡又何也毒非其人也陰之于
陽其變非一女子之于丈夫也鬼之于人也皆陰之于陽也毒知乾之剛陰之靜矣鬼亦陰也靜以聽治于人者也
顧其識不及此聽甘忠可夏賀良之邪說惑上以妖終以貶死燉煌為天下笑則亦以陰于陽等于婦人之煽處爾
載鬼一車而欲懲負塗之豕豈其可故陰陽動靜之理大矣其變繁矣其辨嚴矣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無一而可
苟焉者也

治河之策賈讓為千古之龜鑑而平當之數言決矣當言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此縣所以殛禹所
以興而以堯舜之聖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讓言古之立國者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

患而盤庚會於依山以避災無他唯其總于貨實而已細人之情怙因廬之利貪瀕河之土動天下以從其欲貽沈沒于子孫而偷享其利既古今之通弊矣而後世之謀臣要君勞民以墮塞逆五行之叙者其不肖之情有二焉其所謂賢者竭民力積一善以障滔天而暫遏之瀕河之民且歌謠而禱祀焉遂以功顯于廷名溢于野故好事者踵起以嘗試而不絕其不肖者則公帑之出納浩煩而無稽易為侵牟民夫之債備乘威以指使而乾沒任意享其利而利其災河瀆之士大夫與其愚民及其多資文起以贊之為危詞痛哭以動上聽宜乎自漢以來千五百年奔走天下于河言滿公車牘滿故府疲瘁充徐三州之民供一河之穀壑而一旦潰敗胥為魚鱉而但咎陸塞之不可也夫古今之異者南北之殊流耳其理勢則一也絲讓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貪利以觸其害耳貪退難之壞民有其土而國有其賦鋒端之蜜截舌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廣猶是民也徙之而于國無傷其愈于墮塞疲役之貧勞困斃與潰決之漂蕩淹溺也孰為利害哉數千年而不出鯨之覆轍君不明而貪功嗜利之臣民積習而不可破平當之言賈讓之策縣巨燭于廣廷而昧者猶植填以趨也不亦悲乎

谷永請諱諸侯王之獸行以全人道之恥議之正者也耿育請諱趙昭儀殺皇子之惡以隱成帝之惡議之不正者也二說相似而貞邪分精義以立法不可不辨永之正者凱風之不忍也育之不正者小弁之怨也淫妒之變妾操刃以絕祖宗之允曹而曲為之覆天子之子不死于妖嬖者其餘幾何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故書文姜遜于齊哀姜遜于邾以昭大義而不以逐母為嫌昭儀之惡宗廟所不容况非嫡后君母而可縱之子其哉育之言詩也曰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以致位是成帝成父子之恩以為不然之迂圖其孰信之育若曰昭儀不殺皇子則哀帝不得而立以蠱帝心而縱妖嬖是哀帝本不與于篡弒之謀而育陷之使入也春秋嚴黨賊之誅哀帝不能免而有之罪不可追矣解光問罪之爰書不伸趙氏官官之大罰不正宮闈肆毒于往禮而莫之問故元后黨王莽以弑平帝廢孺子而無所顧忌胡三省者乃謂其合春秋為尊者諱之義邪說張而賈繼春資之以尊其底李選侍之姦清議不明非一時一事之臧否已也

鮑宣七七死之章陳漢必亡之券以儆哀帝正本之論也王莽之姦姦而愚非有操懿之才其于國又有未劉裕之功輕移于祚席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唯民心先潰于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寵哀帝之暱頑童縱其鬻吏賊民而蠱民以寇攘莽亦上官桀霍禹之續爾而漢祚奚其亡張放淳于長王氏之先驅也傳遺董賢王氏之勸駕也曹爽何晏司馬懿之嗜天也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之前美也蔡京童貫史彌遠賈似道女真蒙古之佞鬼也而非君之溺于寵樂以忘民之死也不成不然孔光楊雄之流亦嘗與聞名教而宗室羣臣以及四海之民豈遽能以片餌誘嬰兒而輒棄其母子故宣陳亟救死亡之言知探本矣愈于劉向之欲挽橫流而埋諸其下也雖然宣之言猶有病焉後世言事之臣增闡主之疑而投姦臣以傾妒之口實皆此絲也宣言慎選舉大要任以儆官邪而免民于死亡是矣勿亦姑言賢者之當任以聽人主之自擇待有問焉而後可臚列傳喜何武孔光彭宣龔勝之賢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右一唯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權眾不得以參疇咨之議則偏上有嫌而朋黨之誘興且喜武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遽入主之知而安其位官能以疏遠片言取必于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姦人以背憎之資石介遇明主而激黨禍况庸君倭倖權姦交亂之天下哉進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後世之稱而無益于時皆此一時之氣矜為之也又况宣所稱者龔勝而外吾未見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姦而與于清流宣失言矣盈廷之士氣漢室之孤忠惟一王嘉而不能訟其屈抑然則鮑宣者亦一時氣激之士而未足以勝匡主庇民之任者乎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不興者慮其興之辭也三歲而不興速其興而燎原之談發于俄頃矣哀帝崩元后一聞之即日駕之未央宮馳召王莽詔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此高帝馳入趙壁奪韓信張耳軍之威權后以一老嫗斷然行之雷迅風烈而無疑畏其提攜劉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顧之間耳何伏之三歲爪牙具而羽翼成安能爾哉甚矣悍婦之威英雄所不能決帝王所不能持而指揮輕于鴻毛至此極也司馬懿之殺曹爽劉裕之克劉毅朱溫之爭李克用大聲疾呼深慮陰謀頹頹流汗喋血以爭而僅得者元后偃息談笑而坐收之故莽有伏戎藏于平無蔓草之中無有險阻之形而不可測也三歲伏而一旦興有國者可不戒哉

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為社稷之臣乎未也武與公孫祿謀云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權此漢室存亡之紐也乃當其時內而元后為伏莽之戎外而孔光為翼戴之姦武僅以孤立之勢撲始烈之火既處于不敵之數矣國之安危身之生死藉于一言而言非可恃也所恃者浩然之氣勝之耳公孫祿豈可終保者哉而與之更相稱說武舉祿祿即舉武標榜以示私授巨姦以朋黨之譏則氣先餒而惡足以勝之祿惟詭隨乃以幸免武不欲為祿之詭隨矣則足以殺其軀其已矣心不可質鬼神道不可服小人出沒于寵辱之中而欲援已傾之天下以水澆沸膏欲息其燄而談愈烈非直亡身國因以喪悲夫

平當彭宣嘗見稱于班固宣未可與當茲論也當臨受侯封卧病不起以固辭之知世不可為鬱邑以死可謂知恥矣當之在位丁傳持權而史稱帝雖寵任丁傳而政自己出異于王氏則當遠巡以死而不忝無實之封于自守之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為漢室輔王莽殺兩后誅異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為國賊之內主此正宣肝腦塗地激天下忠烈之氣以救一綫之危者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謀謝不能以引退尚足為人臣子乎龔勝邠漢且猶在梅福之下所任異也而况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與董賢孔光並居台輔而不漸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見險而止率天下以疾視君父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貢白雉羣臣陳莽功德號安漢公天下即移于莽以全威無缺之天下未決歲而遷何其速也上有閻主而未即亡故桓靈相踵而不絕下有權姦而未即亡故曹操終于魏王司馬懿殺曹爽奪魏權應昭迄矣而始篡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興廢者也唯至于天下之風俗波流黃鼓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隄之決不終且潰以無餘故莽之篡如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然而早已然也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于丁傳而訟之者滿公車矣元后拔之廢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固不知莽之何以得此于天下而天下靡爛而無餘如疫癘之中人無能免也環四海以狂奔氾濫滔天而孰從挽之哉夫夫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為之而盡天下之風俗者不在此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挾儒術以飾

其貪積故莽自以為周公則周公矣自以為舜則舜矣周公矣舜矣無惑乎其相驚如狂而戴之也當偽之初起也匡衡貢禹不獨德不相時舍本逐末與明堂辟雍微周官節學校于衰淫之世孔光繼起為偽之魁而劉歆諸人鼓吹以播其淫響而且經術之變益為五行災祥之說陽九百六之數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雖死而言傳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廢人事乃至走傳王母之壽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黃龍哀章銅匱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則劉向實為之備而京房李尋益導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于妖也子曰無為小人儒儒而小人則天下無君子故龔勝邠漢梅福之貞而無能以死衛社稷非畏禍也畏公議之以恃道違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則有所緣飾以無忌憚故孔光諸姦施施于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漸莽之將授首于漢兵且以孔子自擬愚昧以為萬世笑而不疑傳曰國有道聽于人國無道聽于神古之聖人絕地天通以立經世之大法而後儒稱天稱鬼以疑天下雖警世主以矯之使正而人氣迷于恍惚有無之中以自亂即令上無閻主下無姦邪人免于飢寒死亡而大亂必起風俗淫則禍者生于不測亦孰察其所自始哉漢之偽儒詭其文而昧其真其淫于異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嘗嘗矣近世小人之竊儒者不淫于鬼而淫于釋釋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為門庭以無忌憚為蹊徑以墮廉恥捐君親為大公無我故上鮮失德下無權姦而莽散波靡不數月而秦索社以貽人較漢之亡為尤亟矣小人無憚之儒害風俗以陸沈天下禍烈于蛇龍猛獸而幸速其誅有心者能勿伸斧鉞于定論乎

君子之道以經世者唯小人之不可竊者而已即不必允協于先生之常道而可以經世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竊者而已君子經世之道有質有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決于天下天佑而人順之固可以緣飾而增其華者也則皆質之餘而君子不恃之以為經世之本于是而小人竊之情隱而不可見天命人心不能自願則竊而效之亦遂以為君子之道在于此而無慚然則小人之所可竊者非君子之尚明矣封建并田肉刑三代久安長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無能竊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趣時而立本者也于八百國各制其國而漢之王侯僅食租稅五刑之屬三千而漢高約法三章田畝之稅十一而漢文二十稅一復盡免之小人無能竊也何也雖非君子之常道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惡其害己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詩勸農之事也而王

莽竊之命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以勸農桑似矣養生送死嫁娶宮室器服之有制禮之等也而王莽竊之
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類君子之道蓋有出于是者而小人不損其欲不勞其力不妨其惡持空文立苛禁一
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無難則以此思之君子經世之大猷不在此明矣何也農桑者小民所自勸也非待法而驅
也制度者士大夫遵焉庶人所弗能喻惟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加以刑
者也然而竊微之而即似雖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于天下曰吾既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而
世有損益初不使後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出庶物之功名乃能立高明闊遠之崖宇而小人望之如
天之不可企及無他誠而已矣誠則未有可竊者也

天下相師于偽不但偽以迹也茲其心亦移而誠于偽故小人之誠不知其無誠也誠者虛位也知仁勇實以行子
虛者也故善言誠者必曰誠仁誠知誠勇而不但言誠陵陽嚴嗣當王莽之世以孝行為官任潁川守謂掾史為師
友有過不責部事大亂王莽徵為美俗使者謂去郡時據地而哭謂己以柔微必代以剛吏哀潁川之士類必罹于
法此其向沫之仁蓋亦非偽託其迹也始于欲得人之歡心而與人相暱為之熟習之久流于輒媚者浸淫已深而
不自覺蓋習于莽之偽俗日蒸月變其羞惡是非之心迷復而不返乃試思其泣也涕泣何從而隕則詰之以偽而
詭不服欲為之非偽而詭其能自信乎嗚呼偽以迹而公論自伸于迹露之日偽以誠而舉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
信其哀樂喜怒者于是而天理民彝漸滅盡矣故天下數萬蚩蚩之眾奔走以訟莽稱莽而翕然不異夫豈盡無其
情而俱為利誘威脅哉偽中于心腎肺腸則且有前刀鋸後鼎鑊而不恤者祭豈之歎董卓姚崇之法武聖發于中
而不能自己甚哉誠于偽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藥石之所能攻也陳涉吳廣賈賊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程義劉快賊
死而後王莽亡楊元感賈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賈死而後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者未有不先自敗者
也亂士不恤其死亡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亡也乃暴君篡相滅之先徵也先死以殉之可矣勝廣元感壽輝
山童皆挾微幸之心以求逞其志非其能犯難以死爭天下者也天將亡秦隋蒙古而適承其動機也二劉程義不
忍國讐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也而義尤烈矣義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于房而

勇倍之矣當莽之篡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劉歆之徒援經術以導諫上天之神虛舜之聖周公之忠且為羣不
逞所誣而不能白義正名其賊以號召天下于魘魅之中故南陽諸劉一起而莽之首早墮于漸臺然則勝廣元感
山童壽輝者天贊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崇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哀而伸莽之誅者也不走而死義尤烈
哉

王莽

王莽未滅而劉歆先殺歆未死而族先滅哀哉劉向之澤不保其子孫而從學之門人與俱燼也甄豐也王莽也皆
推戴莽以分膏潤者也鬼奪其魄而豐以亂誅舜以悖死于是而知鬼神之道焉推戴已成而心不自審此心之動
鬼神動之也二氣之良能所見幾而不可揜也故皆不得其死而歆之罰為尤酷焉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矣故小人也蒙父向之餘烈自命于儒林以竊先王之道君子之器其可乘乎貌君子而實依匪類者罰必重
于小人聖人之學天子之位天子所臨皆不可竊者也使天下以竊者為君子而王道斬聖教夷矣
嚴尤之諫伐匈奴為王莽謀之則得爾而後世亟稱之為定論非也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歟天罔人而疲敝中國
禍必于此而發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避莽之忌而諱之豈果如鼠蟲之幸不至則無事求諸
水草之數以撲之哉秦之毒天下而亡阿房也驪山也行遊無度而誅殺不懲也非築城治障斥遠匈奴之害也漢
武之疲敝天下建章也柏梁也禱祠祈僂而馳驅海嶽也貪一馬而興萬里之師也非培暮南之王庭以剪艾匈奴
之害也秦得天下于刀戰民未休息而築戍之役暴興則民怨起漢承文景休息之餘中國無事而乘之以除外侮
之巨猾故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垂及哀平而單于之臣服不貳莽之得天下更悖于秦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
是以為秦之續也必劇于秦尤心知之而不敢言耳豈可以為定論而廢漢武之功哉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
不忍用也是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干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于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故莽之聚兵轉讓以
困匈奴為久遠計者未嘗非策而嚴尤之欲深入霆擊也亦轉計也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時故用莽之術
而召天下之亂自非莽也尤之策與趙普之奪燕雲也均偷安一時而禍在莽世矣

西漢之亡也龔勝薛方郭欽將謂陳威皎然不辱行迹相侔而未可等也薛方詭辭以免何以處夫嚴光周黨際盛世而隱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可孫而不可誣謂王莽為唐虞則唐虞矣謀諸心出諸口方亦何以自安乎莽之逆以偽而不足以延苟有識者無不知也知之則必避之矣避臣莽之誅于他日抑避奸莽之禍于當時方之工于術也其得與龔勝薛方視紀遠兩唐而慧焉者爾欽謂則可謂自好矣感謝病不應辭亦孫矣而悉收漢之律令書文壁藏之豈徒以俟漢氏中興之求哉誠有不忍者矣子之慕親也愛其手澤臣之戀主也閱其典章典章者即先王神爽之所在也故以知威有不忍之心也嗚呼勝以死自靖咸以生存漢惻怛之生心一也微二子吾孰與歸天下相習于怪無不怪也鄧暉引天文曆數上書王莽令就臣位復立漢室可不謂怪乎以莽之慘無不可殺者而暉免于死莽誣天而以天誣人故忌天而不加刑暉故持之盈而發之無憚且憚以此故智閉門不納光武而蒙賞世皆驚其奇而偉其志操而不知為君子所必斥為怪而不欲語者也怪士不懲天下不平使明主戮之而天下猶惜之大經不正庶民習于邪惡流俗之論以怪為奇若此類者眾矣

讀通鑑論卷六

船山遺書

後漢更始

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為名而尊己者其志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印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驁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特諸將而無與得亦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而與之則今日之輸忱且為他日黨賊之地苟或所以退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贏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間不容髮之頃一往之志義未密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為名所動也慎之哉

力均則度義度義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毋亦姑聽之而恃其自弊如其不弊則天且授之人且歸之而惡能與爭如其弊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外遵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齊之反以屈項羽而羽終屈伯升不知出此姪姪然與張印朱鮪爭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軼且扼腕而思害焉況他人乎

王莽既誅更始始定都雒陽亦眉師樂崇將渠師二十餘人入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誅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慶而相慶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躇以番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莫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留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永靖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櫻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斂精專氣以求成之非難而大

王船山經史論

讀通鑑論卷六

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責而艱難萃於一人之身此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為者立不拔之基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君臣惡足以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憂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憂而降之憂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無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因天乘時而順侯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于禁崇之入見也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推之以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宗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弱又豈足以保三蜀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張印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義同興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為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不忠之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

更始不足以有為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以務光武之盛而掩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亦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間力通注云姓諸力黃帝位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東方也而處避趨逸欲擁關外甫一出而不免於獲也王莽諫關中無事隗囂委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安集之為雒陽之根本而都雒陽以彈壓山東光武即解體於河北其能遽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邪赤眉已降之餘不能馳騁如踐無人之境必參蓋更始所任為大臣者類皆羣輩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之舊業以為廓清其錚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不勝盈廷論說之論則塞頭當之戶賊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於崛起之中而任之既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虛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靖東方之寇昔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

向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東漢之初因慮莽而大為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立於關中赤眉橫行於曹漢蕭王異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向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向奴之順已召其侮而受之以慢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為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義更始之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向奴修呼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實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王邑王尋之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散歸諸城光武決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繞傾覆隨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羣勇則固慷慨以爭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靡爛乎嗚呼此大有為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眾且壓其項皆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餒其氣則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憚然也稽令敵兵不即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之王邑無謀嚴尤不決兵雖眾而無紀外感而中朽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輪解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綽有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邪而尤不憚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漢室之興廢則尋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強苟無其存其亡一笑而聽諸時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將之情也以偶然意中之一策懷憤而來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大死生之故興廢之緣非曠然起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

王昭山經史論

續通鑑卷六

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慎謀於未舉事之前坦然忘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以勇勇者非氣於也泊然於死生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為者之過人遠也尤在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大有為者之初起不欲躬為戎首抑必藉人以興造其威名已著而追隨於行隊之間則得失與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宋義之所以死于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軼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可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制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自困於無術三齊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翺翔桀驁以需時王郎蜂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終無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高歡况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為忠謀者愚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暴傑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論功行賞按罪制刑於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得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為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之退為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復于天命不得不誅既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其衷誠而無所委曲於操縱以為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權術察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遣杜威納降威為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劉恭為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以為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姑賞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為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而聽命于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志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為之子也為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而姑

姑許之謂可以輯羣雄之心使劉永之仁相仍而革面獨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與而天下相長以偽故終唐之世藩鎮修葺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偽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放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慮畏而與人與為駟僮乎故言權術以籠天下者妾婦之智而已矣

馮異招李軼於洛陽軼報曰千載一會思成斷金異斬武勃軼閉門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陽可速下也光武則宜露其書使朱鮪殺軼軼本與伯升俱起諸將忌伯升而誣殺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軼死而洛陽之圍經年始拔事有實勞而不貪近功以申大義者此是也乃殺伯升者朱鮪之本志軼特徇鮪而從之者爾帝之於鮪也使岑彭說之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鮪降而拜將軍封列侯傳封累世同怨而異報達於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測也如此雖然亦惡有不可測哉伯升初起始發於李軼迎光武而與建謀則軼固光武兄弟所倚為腹心也更始立朱鮪張印暴貴軼遽背而即於彼因勢而遷者小人之恆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無餘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關之志更始委三十萬之重兵於軼守雒陽而李松甫敗於赤眉軼又窺長安之固而思附光武覲然納斷金之言而不慙光武曰季文多詐不得其要領特假手於鮪以殺之而討猶未伸非可以鮪劍之也鮪起於平林先光武以舉事與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為更始謀殺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更始之諸將類皆賊也而鮪獨異殺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弗恤其他諸將挾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遠也鮪獨守高帝之約辭膠漆不之封受命守雒陽百戰以與寇恂馮異戰死之命及長安破更始降於赤眉雒陽孤立無援且堅壁固守以殺伯升為慙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與有為者唯鮪一人而已於事君之義立身之則殆庶幾焉藉令光武以怨鮪有怨鮪而拒殺之則以私怨而廢天下之公且將獎人臣之操異志以介從違而何以勸忠乎子曰以直報怨者理而已矣於軼何可忘而於鮪何容芥蒂也

效卓茂之為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為其不可乎效卓茂之為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為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無偽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動之以天而物弗能違

矣非然則嚴詔之以亂頹州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偽效茂之迹以跨德化者非直一嚴詔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照於當時而莽無求焉自後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敢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論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攝愚賤之昏瞶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實夫豈托迹寬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繳繳之名而志終雖違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諷寬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為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獵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為之迹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之亡而後降正也然既已事主不終納款以免戰爭攻守之禍豈更有死安之福可容其覬望乎鮑永以立功而受封雖可受之而無瑕要亦聽新主之自為予奪耳馮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貧如富在賤如貴彼游卒歲俟命而無求豈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於妻子抒怨對於文辭然則昔之阻孤城抗大敵而不降者正留一不挑之節為夫死更嫁之地行之生半敗於此矣光武終廢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微朕況與寵之力不及此天下相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氣浮位於其上寵惡能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殪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突騎助光武討王郎寵固無志特為吳漢王梁所誘而取寵從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罪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既有功於己而極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能忍於反側子而不忍於寵也何邪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朕況之始歸光武亦寵恂決之也乃既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奔親將而來稱帝之議會無所避而密陳之故寵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捨況父子之輸忠寵弗然也從漢與梁之策即遣漢與梁任之資以兵眾而成漢與梁之豐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驅於中原而已屢坐於滄陽何其不自樹立倒柄以授人邪寵之愚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興則漢與梁為己效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受其咎而已猶擁郡

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擁重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策士徘徊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實雖後至而無猜審可以託迹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留餘地以自取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指摘未有能免者也易曰需于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況悍妻羣小之交煽乎亂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而可以无咎需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謂也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畧其心紀其績以不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

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建武二年已定都於雒陽而天下之亂方興帝所得資以有為者獨河北耳而彭寵抑叛於幽州五教尚橫於內黃關以西鄧禹雖入長安亦眉環繞其外禹弗能制焉鄧宛堵鄉新野宏農近在咽喉之間寇叛接跡而相為牽制不異更始之在長安時也劉永張步董憲茂橫互東方為陳汝眉睫之患隗囂公孫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論焉其視高帝出關以後僅一項羽夷滅之而天下即定難易之羞豈不遠哉或曰項羽勁敵也赤眉五校劉永張步董憲蘇茂董訢蘇况隗囂皆非羽倫則光武易夫寇豈有常哉項羽之強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強也曹操慮袁紹之難平而卒與爭衡者周瑜之一隅符堅蕩慕容姚氏之積寇而一敗不支於謝元之一旅時之所興勢之所湊人為之效其羽翼天為之長其聰明燎原之火一燭未滅而猝已焚林詎可量邪且合力而與爭者一塗精專志定無旁撓焉而惡得不易分勢而四應者雜起左伏右起無寧日焉而惡得不難使以高帝榮陽之相持而遇光武叢生之敵乘間擣虛而掣其後羽不待約而人為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則甚矣光武之難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乃微窺其所以制勝而蕩平之者豈有他哉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猝以寬制猛而已矣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謂也反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陰陽之忌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且庶幾乎高帝之興羣天下而起亡秦競智競力名義無所倚人心無所惑也光武則乘思漢之人心以興而元也盆子也孺子嬰也永也嘉也俱為漢室之曾未見其分之有所定也苟有分義以相掣則智力不足以相屈故更始亡而故將猶挾以逞志然則光武所以屈羣眾羣力而獨伸焉者含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鬪而光武以道勝焉即位未久修郊廟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賞舉

伏甚微卓茂勉冠向以緩河內命馮異使撫關中一以從容鎮靜結已服之人心而不迫於爭戰然而樂驚疆梁之徒皆自因而瓦解是則使高帝當之未必其能者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規模宏遠矣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與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誓語為虛文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曹操何所憚而不為天子石虎朱溫亦何能塞海內之心而不承戴之哉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獨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無小疵而大已醜矣

赤眉之奪長安西走安定非鄧禹之力能驅之也食盡而旁掠固不以安定為終焉之計而必返乎長安鄧禹不乘其可潰之勢躡其後以威之而入長安晏坐以待其歸河決雍瀆潰可禦乎於是退之雲陽士氣已餒而還攻之於堅城之下其敗宜矣故善用兵者知時而已赤眉食盡引兵東歸時異乎昔則唯扼之於險而可制其死命禹乃違光武之令就關內而與其爭何昔之怯而今之忿也然光武終能過之於宜陽而盡降之日不恤歸師勿捨之戒塞決河而飲潰離則又何也嚴陳以待求戰不得求走不能弗犯其鋒稍遲之而氣即餒矣帝以持重而挫其方決之勢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潰之初相時之變定後於頃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勝岳鵬舉曰運用之妙存於一心不忘而時自應於其會此未可以一成之論論之也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畧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也則惡用史為光武之始徇河北銅馬諸賊幾數百萬及破之也潰散有矣矣而受其降者數十萬人斯時也光武之眾未集猶資之以為用也已而劉茂集眾十餘萬而降之於京密朱鮪之眾且三十萬而降之於雒陽吳漢王梁梁擊檀鄉於漳水降其眾十餘萬於鄴東五校之眾五萬人降之於滎陽餘賊之擁立孫登者五萬人降之於河北赤眉先後降者無算其東歸之餘尚十餘萬人降之於宜陽吳漢降青犢馮異降延岑張邯之眾蓋延降劉永之餘王常降青犢四萬餘人耿弇降張步之卒十餘萬蓋先後所受降者指窮於數戰勝矣感立矣乃幾千萬不逞之徒聽我羈絡又將何以處之邪高帝之興也恒患寡而亟奪人之軍而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難於高帝也夫民易動而難靜此亂世之民為甚當其捨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騷

桀者也迨乎相習於戎馬之間掠食而飽掠婦而妻馳驟喧呶行歌坐徵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蓋編之於伍而耕夫之要不給於養也織婦之布不給於衣也縣官宵夜以持籌不給於饋餼也盡勤之歸農而田疇已蕪矣四肢已惰矣恣睢狂蕩不能受屈於父兄鄉黨之前矣故一敬傾耳以聽四方之動而隨風以起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有存焉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則班固荀悅徒為藻悅之文而無意天下之略也後起者其何徵焉無已而求之遺文以髮鬚其大端則徵伏湛擢卓茂獎重厚之吏以調其黨張之氣使情歸而自得其安全民無懷怨怒以搗之不逞更不吝教導以納之矩矱日漸月靡而消其形迹數百萬人之浮情害氣以一念歛之而有餘矣蓋其觀文臣武之意早昭著於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於無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惡亦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後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稱兵數盈十萬者也通其意思其變函之以量負之以理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光武報隗囂書稱字以與頡頏用敵國禮失御尊之道矣是以失尊尊者異於狂狷之徒猶知名義者也始起西州敵血告於漢祖之神靈知漢未絕於天願為中興之元功耳更始疑欲殺之亦奔歸秦隴而恥與張印謝祿同逆達其情獎之以義正名之為君臣而成其初志置將以為得知己而願委身焉名義者囂所素奉之名也待以敵國而置之名義之外以相籠絡囂且謂更始之始尊我而終忌我今猶是也矣以委身而相信哉文帝之下尉佗也佗本無戴漢之心下之而驕氣以平非可與囂比也懷疑未決而又重授以疑雖慷慨論列如馬援無能觸其情懷矣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故三代之王者不與諸侯爭臣民立國數百年其亡也猶修天子之事守而不矜其宗社漢承秦而罷侯置守守非世守而臣民亦迭易矣然郡吏之於守引君臣之義效其忠貞則服之免官而代為之賦曲全其名重恤其孤幼乃至變起兵戎而以死衛之如楚郡劉平遇龐萌之亂伏太守孫萌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傾血以飲萌如此類者盡東漢之世不一而足蓋更之於守其相親而不貳也天子不以沽恩附勢為疑廷臣不以固結朋黨為非是以上下親而迭相維繫以統於天子故盜賊興而不能如黃巢方臘之僭夷狄競而不能成

永嘉靖康之禍三代封建之遺意施於郡縣者未數也延及後世黨議興而唯人之不離告計起而唯恐部民之不
犯其上將以解散臣民而使專尊天子而不知一離而不可復合惡能以一人為羈絡於清宮而偏靡九州之風馬
牛哉導民以義而民猶趨利以忘恩導民以親而民猶背公而瓦解如之何更獎以刻薄犯順之為也三代以下唯
漢絕而復興後世弗及焉有以夫

言一發而不可收習相沿而不能革無聖人出則須其自已而後已班彪之說隗囂實融之決志以從光武皆以符
命為徵尅與融處世而身名以全皆所謂憂傑之士也然而所據者在此況其他之瑣瑣者乎仲尼沒七十子之
徒流風日遠舍理言天而窺天以數賢者不能自拔而疑信參焉劉楊造癭楊之識以惑眾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
迷皆緣之以釀亂而亡其身光武之明且忍非此而無以動天下刻畫五行割裂六藝者二百餘年追魏晉而始衰
害固如是之烈也孔子贊周易而前民用道而已矣陰陽柔剛仁義之外無道也至於漢乃有道外之數以亂道更
十年而濂洛關其微以距邪說邵康節猶以其授於陳搏穆修者宣三聖之顯道以測皇王之升降非君子之所知
也其治京房夏竦賈之餘燼乘風而一煽者乎

疑信相參之際人有隱情而我亦與之隱則疑終不釋然發其所疑而示之以信豈有不測之明威哉無不可共
見之心而已賈融在河西懷疑未決好事者且以尉佗之說進此融所秘而不敢以告者也光武賜書開兩端以適
發之而河西震服凡光武之誦羣雄者胥此道也蓋有所隱而不敢宣者畏人之知抑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也
更相與隱之則彼且畏我之含殺機以暗相制不則謂其疑已而無如己何矣曠然曰子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而
終不以為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則相諒以明恩而無姑相隱忍之情以示儒此非權術之為也
恃在己而不責人以勿相害洞然知離合得失之數仰聽之天俯任之人術也而道在其中此光武之奇而不詭於
正者與

起於學士大夫習經術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武帝也故其設施與英雄之起於草澤者有異而光武遠
矣昭烈習於儒而注於由韓歷事變而權術蕩其心武侯年少而急於勳業是以刑名亂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學名
義無以自容不獲已而聞浮屠之法有心亡罪滅之旨可以自覆故託以自飾其惡焉矣然而士大夫釋服入見面
無器各則終身不錄終不忍使大倫絕滅於天下人猶藉以僅存固愈於諸道成之唯利是尚也光武則可謂勿忘
其能矣天下未定戰爭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寬以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見龍之德在飛不舎三
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故曰光武遠矣嗚呼古無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州澤之
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興亡者為後戒而興者且為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

王元說隗囂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其亡也宜矣天下方亂士思立功名而民思息肩於鋒刃能為之主者眾所
待也人方待我而我待人乎待者害之府也無已則儒生懷道術以需時而行者待求治之主不則武夫以方剛之
膂力欲有所效者待有為之君是兩者可恃也若夫欲創非常之業目不營乎四海心不周乎萬民力不足以屈羣
而受制所恃者與己齊力而或不己若則幸雖制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鵲蚌魚人之術其猶鼠之俟夜乎而何以
為天下雄也擁重兵據險地謀臣武士亦足以用但立一待人之心而即已自處於坐困之塗延頸企之仰窺天俯
視地四顧海內而幸其蜂起亂人而已亂人者未有不亡者也

嚴光之不事光武以親沮溺大人而尤隘矣沮溺大人知道不行弗獲已而廢君臣之義者也故子曰隱者也隱之
為言藏道自居而非無可藏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亂繼漢正統修禮樂式古典其或未醜亦待賢者以道贊襄之而
光何視為湔湔之天下而亟違之倘以曾與帝同學而不屑為之臣邪禹皋陶何為胥北面事堯而安於臣舜邪若
周黨者則愈僻矣召而至三徵而就車偃蹇伏而不拜忿驚之氣施於君臣禮法之下范升劾其不敬罪案辭焉黨
聞春秋報讐之說非君非父之慘稱兵以與人相仇殺黨其北宮黝之徒與黝固無嚴諸侯黨亦無嚴天子也賜帛
而罷之恥孰甚焉帝覆載以容之而黨藐乎小矣王良應召而受祿雖無殊猷而恭儉以居大位於君子之道尚不
遠矣故君子者以仕為道者也非□□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范布文曰蠱之上九子陵有焉非其時而
憑高以為尚則比之無首而已矣惡足法哉

來飲使魂驚憤然為危激之辭質言實欲刺之而蓋不能如害史稱歛有信義言行不違往來游說皆可覆按故西州士大夫愛敬而免之信義之於人大矣哉士處紛爭之世往來傳命而失信義者有二而亂人不與焉習於說術者以為薦樸誠於雄猜狙詐之前則且視為迂拙而見誣以巧馭巧以辯馭辯機發於不測而易以動人而不知有盡之慧敵多方之詐固不勝而適違其怒也又或胸無主而眩於物者兩雄相猜其中未易測也而所爭所欲和與戰合與離兩端而已欲翕固張薄為望而厚為責有溢美溢惡之辭焉乃無定情而驚其誇說因而信之遂與傳之而固不可覆按也則未有欺而欺者多矣欺已露而追悔無及也是兩者失信失義而抑取憎於人者多矣故莊周非知道者而其言游說則盡矣勿傳其溢辭而信義可以不失歛其明於此而持之固乎履虎尾而不啞素以往而已矣

建官之法與選舉用異而體合難言之矣省官將以息民而士之待用者滯於進而無以勸人於善不省則一行之士可自試以交贊於才能然而役多民勞苦於不給且也議論滋多文法滋繁責分而權不一任事者難而事多摩制以疑沮吏省而法簡則墨吏暴人擁權自恣無以相察而胥吏豪強易避就以讐其姦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際難言之也天下有定理而無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進賢遠姦而已矣無定法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際因乎時而不可執也亂之初息不患士之不勤於功名也而患其競一夫有技擊之能一士有口舌刀筆之長嘗以試之紛糾之際而幸雙效者接踵焉而後多與以進取之塗湯其心志則捐父母棄墳墓舍田疇以冒進者不息唯官省而難各乃退安於靜處而爵祿貴賤與高且也民當執臨之餘偷安以自勉之情勝其有犯不軌者類皆橫暴恣睢惡顯而易見不則疲敝亡賴而不知避就者未嘗有深姦奇巧詭於法而難於覺察者焉則網疏吏寡而治之也有餘抑百務草創而姑與天下以休息雖有不舉且可俟之生遂之餘則郡縣閑速而事為不詳正以緩不責而使之大定此則省官之法善矣若夫天下已定人席安矣政教弛而待張矣於斯時也士無詭出歧途以俸功名之路溫飽安居而遂忘於進則衣冠之賈復秀之子亦且墮志於庠序而自限於農圃非多為之員廣為之科以引掖之於君子之塗則樸率之風流為鄙倍而詩書禮樂不足以興方起之才且疆暴不足以逞而匿為

巧詐寡民日以磐固而玩法自便則百里一亭十里一邑長吏疏據督缺而耳目易窮乃官習於簡略而事日以積教化之詳衣初之備官不給而無以齊民事不風而無以待變是則并官以慎選而不能盡天下之才省吏以息民而無以理萬民之治吝爵吝權之害豈淺於濫充哉故曰理有定而法無定因乎其時而已先武建武六年河北初平江淮初平關中初靖承王莽劉歆郡縣改置百官苛細之後抑當四海紛紜龍蛇競起之餘徵宰功名之情中於人心而未易濬并省四百餘員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斯其時乎斯其時乎要之非不易之法也

實融之責隗囂曰兵起以來城郭以為邱墟生民轉乎溝壑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孤幼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哉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強弱論我居強而孰甘其弱激之已耳以天命論天視聽自民視聽置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行瑞妄人難偽作以惑眾而亂益滋唯融之為言也如此囂雖不能聽而已愴於心心愴而氣奪矣秦隴之民間之固將怨囂而不樂為之死漢之荷戈以趨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已也其利溥矣然而融之為此言也則非以為為制囂之柄而離秦隴之心使去囂也何以知其然也使融而操此以為術則言之不能如是之深切而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實氏之裔與漢終始一年之永百年之澤矣

治之敝也任法而不法人夫法者豈天子一人能持之以偏察臣工乎勢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於是舍大臣而任小臣舍舊臣而任新進舍敦厚寬恕之士而任微幸樂禍之小人其言非無徵也其於法不愚不相傳致也於是而國事大亂江馮請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爭之光武聽元而融馮之邪說可謂知治矣臣下之相容與所自生也臣下之相訐害所自極也如馮之言陪隸告其君長子弟訟其父兄洵然三綱淪五典數其不亡也幾何哉大臣者日坐論於天子之側者也用人行政之得失天子曰與酬辨而善惡不知然而疑之也有故則天子不親政而疏遠大臣使不得日進乎前於是大臣不能復待天子之命而自行其意天子既疏遠而有不及知猶畏鬼魅者之畏暗也且無以保大臣之必不為姦而督察遂不容已媚疾苛覈之小人乃以撓國政而離上下之心其所訐者未嘗不中也勢遂下移而不可止藉令天子修坐論之禮勤內朝外朝之問互相諮訪以析大政之疑大臣日待黜展

無隙以下比而固黨則臺諫之設上以糾君德之愆下以達萬方之隱初不委以毛鷲攻擊之為然而面欺擅命之
憲大臣固有所不敢逞又焉用督察為哉況大臣者非一旦而加諸上位也天子親政則其為侍從者日與之親其
任方面者以其實試之功能驗之於殿最而延訪之則擇之已夙而豈待既登公輔之後乎唯念以廢政驕以傲人
則大臣之得失不審於是恃糾虐之法以為不勞而治也於是法密而心離小人進而君子危不可挽矣
乘亂以起兵者類不得其死而魄驚獨保首領以終焉之所為蓋非犯陰陽之忌而深天下之怨者不亦宜乎藉其
子純弗叛以逃雖世其家可也罵之所以不終事漢者懲於更始之敗而忿以失之也以身託人而何容易哉則固
不容不慎慎而過焉遂成乎意於是而毀容存漢之心不能固守而成乎逆然而兵不越隴而毒未及於天下則
馬援申屠剛去之而不留來欽刺之而不殺隱然有名義在其心而不忘其異於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遠矣惜哉
其不奉教於賓融耳昇屈而臣於公孫述則勢威而無聊之為也其怙終而不聽光武之招則愧於馬援而怨笑其
不夙也德而成乎愚而固不安於戕忍詭隨之為乃以善其死而免於顯戮天維顯思自求自取之謂也
任為將帥而明於治道者古今鮮矣而光武獨多得之來欽刺傷口占遺表不及軍事而亟薦段襄日理國以得賢
為本此豈武臣之所及哉欽也祭遵也寇恂也吳漢也皆出可為能吏入可為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終不任將帥以
軍輔諸將亦各安於鞍轡而不欲與於鼎鉉嗚呼意深遠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為盛焉
苟為欲治之君樂其臣之敢言者有矣而敢言之士不數進非徒上無能容之也言出而君怒怒旋踵而可息矣左
右大臣得為居間而解之籍其怨怒不釋乃以直臣而觸暴君之怒死而義可以自安且自伸也唯上之怒有已
時而在旁之怨不息乘閒進毀且翹小過以敗人名節則身與名俱喪逮及子孫孫孽孽而皆受其禍則雖有骨
鯁之臣亦遲回而於一言故能容敢言者非難而能安敢言者為難也光武以支庶之餘起於南陽與其人士周
旋幸苦百戰以定天下其專用南陽人而失天下之賢雋雖私而抑不忘故舊之道也且南陽將使功成爵定亦未
聞驕侈侈法以亂大法夫豈必斥遠而防制不及邪似以疏遠之臣外任州郡慷慨而談無所避忌曰當簡天下賢
俊不用專用南陽故舊孤立不懼赫奕之閱閱以昌言於廷然而帝不怒也且自鄧禹以降勳貴盈廷未有忿疾之

者彼固早知其不足畏而言之無尤誠若是士惡有不足言言惡有不敢言諸將之賢也帝有以鎮撫之也豈遠臣
以忠鯁而化近臣於公坦帝之恩威於是而不可及矣宋祖懷不平於趙普而雷德驥猶以鼎鑪見責曲折以全直
臣而天子不能行其意似言之也適然帝聽之也適然南陽勳舊聞之也適然嗚呼是可望之三代以下哉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孫述耳三方競進感之於成都述懼日置氣日衰人心日離王元且負述而歸
我此其勿庸勞師而戰而可坐收也較然矣觸其致死之心微幸而猶圖一逞未易當也吳漢逼成都而取敗必於
之勢矣光武料之於千里之外而不爽非有不測之智也知其大者而已故善審勢者取彼與我而置之心目之外
然後龍舉而規恢之則細微之變必察耳目驚於可見之形而內生其心則智役於事中而變生於意外詩云不
於穎出穎於者其明哲無以加焉昆陽之拒尋邑邯鄲之威王郎光武固嘗以亟戰得之矣彼一時也吳漢效之而
惡得不敗
公孫述之廷不可仕也雖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與周旋以待時不亦可乎李業王皓王嘉遽以死殉之過
矣述之初據蜀也猶未稱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據之雄心慮相汚陷夫豈無自全之術哉乃因循於田里家室之
中事至而無餘地居危亂之邦無道以遠害畏弱而自投於淵介于石而見幾者若此乎譙元薦賄以免則尤可醜
矣處亂世而多財每人賤行以祈生始所員且乘致寇至者與長平之李康取道喪一變而激為弔詭蜀人尤甚焉
匹夫匹婦之諒惡足與龔勝黎其孤芳哉
晉平公喜其臣之競而師曠譏其不君為人君者欲其臣之競無異於為人父者利其子之爭也光武之詔任延
曰善事上官勿失名譽其言若夫君人之道而竟自深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考其日廷
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臣不忠臣不和然則尊卑陵夷相矯相許以興訟獄而沮成事抑豈天子之福乎夫欲
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但擇其人而任之夫既使居上位矣天子無能納諸道而制其進退乃恃下吏之駭戾以
翹其過而為異同於是乎相勸以傲而事之廢興民之利病法之輕重人得操之以行其意其究也下吏抗上官而
廢民抗下吏怨讒生飛語興毀譽無恆訟獄蜂起天子亦何恃以齊天下使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乎陰陽之氣不和

則災沴生臣民之心不和則兵戎起其離不和於舜禹管蔡不和於周召如是而可以為忠臣乎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為廷之說所搖與抑姑以取其一節之亢直而善成其和衷與以為治理之定論則非矣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則道無所麗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者君子所效法而師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子所登進而資焉者也王莽之亂法物凋喪公孫述賓賓然亟修之其平也益州傳送其器師樂器像車輿漢廷始復西京之盛於此言之述未可盡也述之起也非亂賊其於漢也抑非若陳豎之已北面而又叛也於一隅之地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李業費貽王皓王嘉何為視若戎狄亂賊而拒以死耶自述而言無定天下之略無安天下之功飾其器備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則誠愚矣自天下而言羣競於智名勇功幾與負爪戴角者同其競鬪則述存什一於千百俾後王有所考而資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謂無功焉馬援獨儻之士也斥述為井蛙後世因援之鄙述而幾令與孟知祥王建齒不亦誣乎漢道中圯而述儲文物以待光武五代塗炭而李氏儲文藝以待宋太宗功俱未可沒也宋失汴梁而鍾律遂亡乃者南都陷而渾儀遂毀使當世而有公孫述也可勿執李費二王之磔以拒之也

高帝初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無待察其情而壹之以上刑蓋天下方亂民狎於鋒刃挾雙爭利以相殺者不可卒弭壹之以死而無容覆勳約法寬而獨於此必嚴焉以止殺也王嘉當元哀之世輕殊死刑百一十五事其四十二事于殺人者減死一等建武中梁統其輕請如舊書其刑之難言也殺人一也而所殺之者具有積愆深毒懷貪競勢乘便利而殺之者有兩相為敵一彼一此非我殺彼則彼殺我偶勝而殺之者有一朝之忿雖無殺心奉勇有餘害偶中而遂乎殺者斯三者原情定罪豈可概之而無殊乎然而為之法曰容其所自殺而輕重之則猶民伏其巧辯訟魁曲為證佐職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亂甚矣法之難言也夫法一而已矣一故不可干也以齊天下而使欽畏者也故殺人者死斷乎不可詞費而啟姦也乃若所以欽恤民情而使死無餘憾者則存乎用法之人耳清問下民者莫要乎擇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書曰刑故無小赦過無大故與過之分豈徒幕外營已不知幕中有人而死於刑之謂乎橫逆相加操殺己之心以來而幸勝以免於推刃究其所以激成而迫於勢者亦過之類也

一王懸法於上而不開以減死之科刑官消息於心而盡其情理於別則果於殺人者從刑故之條而不幸殺人者慎救過之曲法不斂而刑以祥存乎其人而非可豫為制也夫法既一矣而任用刑者之矜恕則法其不行矣乎而抑有道焉凡斷刑於死者必決於天子之廷於是而有失出入之罰以儆有司之廢法既任吏之寬恤而又嚴失出以議其後則自非仁人輕祿位而全惻隱者不能無惕於中而輕貸人以破夫夫有司者豈無故而縱有罪以自麗於罰乎非其請託則其薦賄廷議持衡而二患懲則法外之仁可以聽賢有司之求瘼而何忍一人死復繼之以一人乎若曰殺人而不可不死也人將相戕而不可不也而亡慮也雖減死而五木加之狂狴拘之流放徒隸以終其身自非積分深毒懷貪競勢之凶人亦孰樂有此而昧於一逞也乎

治盜之法莫善於緩急者未有不終之以緩者也且盜之方發而畏捕也強則相拒弱則驚竄伏匿而莫測其所在緩之而拒之氣餒矣不能久匿而復往來於其邑里族黨矣一夫之力擒之而有餘矣吏不畏其難獲而被罪也人孰無慈盜之情而奚縱之惟求之已急也迫之以拒駭之以匿吏畏不獲而被罪而不敢發覺夫然後展轉浸淫而大盜以起民之以死而國因以亡光武之法吏雖迫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牧守令長畏懼選怯不敢捕者皆不以為罪祇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匿蔽者乃罪之此不易之良法而愚者勿能行久矣

張純朱浮議宗廟之制謂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請除春陵節侯以下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光武抑情從議以昭穆禰先帝而祠其親於章陵異於後世之苟私其親者而要未合於禮之中也為人子者必有所受命而後出為人後內則受命於父以往外則受命於所後之父母而來若哀帝之於成帝是已故尊定陶為皇而自絕於成帝非也若內無所禀外無所承唯已之意與人之板己而繼人之統此唯天子之族子以宗社為重可以不辭而要不得與受命出後者均何也父子之恩義非可以己之利與臣民之推戴而薄其所生証所後者以無命為有命也况乎光武之興自以武均討篡逆而復宗祊其生也□□與元帝之崩不相誣而可厚証乎哉成哀平不成乎君者也廢焉可也元帝於昭穆為諸父而未有失德勿毀而列於世得矣以為己所後而禰之不可也光武之功德足以顯親南頓令而上雖非積累之澤而原本身之所自來則視組紉以上而尤親尊者自尊也親者自親也人子不

敢以非所得而加諸親故組紲之祀得用天子之禮樂而特不追王則南頓以上四世之廟不可除而但無容加以
皇稱而已後世之禮勢殊道異難執先代之相似者以為法而貴通其意光武之事三代所未有也七廟之制不必
刻畫以求尚成周節侯以下與元帝以上並祀而溢於七廟之數亦差不可所難者唯禘祭耳然使各以其昭穆君
先臣後從太祖而合食禮原義起豈與哀帝之厚定陶歐陽修之崇漢王張學敬之帝與獻同其祭大分而傷藝倫
乎若純與浮之言太宗則尤謬矣太宗者非天子之謂也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宗者百世不遷而天子之位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乃至本支絕而旁親立國中斬而支庶興初非世次相承而不可越故天子始興而母弟為大宗
尊者嗣位親者嗣宗宗者一姓之獨尊也位者天下之同尊也天子之非大宗明矣大宗無反就大宗之支子以次
而嗣遞相行以百世而昭穆不亂故以宗為重而絕其私親天子不與於宗子之中者也嗣位也非嗣宗也不拘於
昭穆之次孫可以嗣祖叔父可以嗣從子者也使漢而立大宗焉抑唯高帝之支子相承不絕天下雖亡而宗不祀
非王莽所得篡而光武亦弗能嗣焉純與浮不考於周禮合宗與位而一之於周且悖而況漢乎疏漏寡聞任氣以
矯時王之制其與歐陽修張敬學之說同歸矣王氏之禍烈矣光武承之百戰而劉宗始延德往以貽後顧命太子
而垂家法夫豈無社稷之臣而惟陰識陰興之是求識雖賢何知其不為莽之恭識雖不偽能保後之外戚皆如識
乎飲董而幸生復欲以治葛卒使曹梁鄧何相踵以亡漢光武之明而昏於往鑒如是者何也帝之易太子也意所
偏私而不能自克盈廷不敢爭而從之者曰郵憚之佞外無人焉若張湛者且潔身引退以塞其不滿之意矣東
海雖賢郭況雖富而自逸光武不能以自信周旋東海而優郭氏皆曲意以求安非果有鳴鳩之仁也於是日慮明
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為之援故他日疾作而使陰興受顧命領侍中且欲以為大司馬而舉國授之嗚呼人苟於
天倫之際有私愛而任私恩則自天子至於庶人鮮不違道而開敗國亡家之隙可不慎哉卒之帝崩而山陽王
崩果假郭況以稱亂則帝之託陰氏以固太子之黨亦非過慮也雖然慮亦過不慮亦過慮以免一時之患而貽數
世之危固不如其弗慮也

右臂哉班固曰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奴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何而人能與之
進退此當時實徵理勢之言也抑考張騫傳介子班超之仗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十人屯田之卒不過數百人而殺
其王破其國朝朔寢處其地而莫之敢讐若是者曾可以為漢而制匈奴乎可以黨匈奴而病漢乎且匈奴之犯漢
也自遠左以至朔方橫互數千里皆可關入抑何事而繞玉門萬里而窺河西則武帝張騫之誣也較若光武閉關
而絕之曰東西南北自在也灼見其不足為有無而決之矣夷狄而為中國害其防之也勞可不恤而慮不可不周
如無能害而儼其利則雖無勞焉而禍且伏雖其無患焉而勞已不堪明者審此而已矣宋一亡於金再亡於元皆
此物也用夷攻夷適足以為黠夷笑王□□之愚其流毒慘矣

光武之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寬恩焉抑援自取之乎宣力以造人之國家而卒
逢罪譴者或忌其強或惡其不孫而援非也為光武所厭而已矣老氏非不知道者而身世之際有見焉其言曰功成
名遂身退蓋亦察於陰陽屈伸之數以善進退之言也平隴下蜀北禦匈奴南定交趾援未可以已乎武谿之亂帝
愍其老而不聽且請往援固請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體膚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奚必馬革裹尸而後為愉
快哉光武於是而知其不自貴也不自貴者明主之所厭也夫亦曰苟非貪得獲之利何為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
明珠之誘有由來矣老而無厭後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誠足厭也故身死名辱家世幾為不保違四時衰王之數拂
寒暑進退之經好戰樂殺而忘其正命是謂逆天之道老氏之言豈欺哉易之為教立本矣抑必起時趨之為義
精矣有進而趨時未往而先倦非趣也有退而趨時已過而猶勞非趣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
之謂與

事難而易處之則敗事易而難圖之亦敗易其難者敗而知其難將改圖而可有功難其易者非急悔而姑置焉易
者將成乎難而禍不息矣武陵蠻之叛也劉尚之全軍憤焉馬成繼往而無功矣馬援待之於壺頭而兵之死者大
半援亦殞焉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戰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殲潰之勢而宗均以邑長折簡而收之羣蠻帖服振旅
以還何其易也其易也豈待今日而始易哉當劉尚馬援之日早已無難懼服而貪功嗜殺者不知耳使非均也以

疲勞之眾與蠻固爭鬪冒死以再覆我軍雖飢困而勢已十倍矣嗚呼一隅之亂坐困而收之不勞而徐定庸世張皇其勢以搖朝廷之耳目冒焉與不逞之虜爭命一潰再潰助其賊以燎原而遂成乎大亂社稷邱墟生民塗炭厲階之死不償責焉

漢詔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極之毀自此始矣非但其挾成心以乘我也狎與之居而漸與之安風俗以蠱婚媾以亂服食以淫五帝三王之天下流洗解散而元后父母之大寶移於類習焉而不見其可恥也間有所利而不見其可畏也技擊詐謀有時不逮响沫狎媾或以示恩而且見其足以臨愚民玩之黠民資之乃至一時之賢豪吞順而趨新焉迨及於十歲以後而忘其為誰氏之族矣臧宮馬武請北伐光武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奈之何延之於蕭牆之內也

明帝英敏有餘而蘊藉不足光武選師儒而養以六經之教得其理矣然而張佚桓榮未足以稱此豈當時無能起之豪傑守先王之道以待學者可以為王者師乎抑有其人而光武未之能庸也矣以知佚庸之不稱也帝欲使陰識傅太子張佚正色而爭之是矣帝遂移太傅之命以授佚自非聖人以天自處而無疑與夫身為教範休戚與俱而無容辭未有可受者也佚乃自博士起擢居之而不讓惡可以為帝王師桓榮受少傅之車馬印綬陳之以說諸生施施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抱君子謀道之憂者聞斯言也有不汗面者乎而足以為帝王師乎嗚呼師道之難也於蒙之象見之人心之險莫險於利祿之得失惟以良止之德遏欲以靜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而後夏楚收威行於胄子身教立誠心喻德威者塞蒙心之貪戾而相沐以仁讓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身之不正何以養人哉榮與佚區區抱一經以自潤欲以動太子之敬信俾忘勢讓善而宜人詎可得乎賴明帝之不為成帝也非然榮與佚之情亦莫以愈於張禹乎曰能自得師者王光武之豫教太子之尊師而所得僅若此王道之所以不興與

以祖妣配地於北郊漢之亂曲也也光后以呂后幾危劉氏改配薄后亂之亂者也呂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勝任而無歎乎開國之君配天而無歎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貽子孫也宇內大亂庶民不康三綱倫五典之天莫能復其性暴政奪人居食兵戎絕其生齒地莫能遂其養王者首出誅惡削僭以兵治而期於無兵以刑治而期於無刑飢者食寒者衣敬之四方者逸以居於是而得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相親而相遜代天以奠兆民而相天地之不足則臣子推崇之以配天以是為與天通理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於宗廟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君授之也德非其德也元后為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呂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亂也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為弟丹朱之不肖堯不得不以為子天倫者受之於天非人所得而予奪者也夫婦之道受命於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天制焉為人子孫而逆操其進退已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書曰夫人僖公致成風以抑哀姜而春秋書曰用致呂后之罪聽後世之公論非子孫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之伉儷非子孫所得命也告祠高廟退呂進薄幸先君之無知惟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呂后哉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崔鴻譏其以子廢母致其子寶弑母而無忌人君垂家法以貽子孫順天理而人情自順大義自正如謂光武借此以儆宮闈乃東禍之漢卒成於后族徒為逆亂而又奚禱邪故曰亂之亂者也



